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5nB342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

清 德玉說　光佛等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目錄
  - 住重慶府巴縣華巖禪院語錄
  - 住重慶府報恩禪寺語錄
  - 再住華巖禪院語錄
  - 上堂
  - 晚參
  - 機緣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- 雜錄
    - 庚戌三月十六雙桂忌辰師詣幀前拈香云
    - 辛亥雙桂忌拈香
    - 雪彌勒讚
    - 觀音讚
    - 寄不惑禪人
    - 牧牛歌
    - 送雪林禪人訪友卜菴
    - 答衣水道人韻
    - 與雪林朗維那
    - 與還初佛悅眾
    - 與三淵惺監院住報恩
    - 送不惑興返木樨菴
    - 與介休命參頭
    - 齋回讀石鶴先生近詩
    - 為省巳師入塔
    - 達磨讚
    - 觀音讚
    - 因事示眾
    - 為寂惺號不多
    - 為寂誠號拳山
    - 送雪如明知事
    - 與惟識典上座

- 挽敏樹法兄和尚
- 留枯木上座
- 與不群應上座
- 送法旨禪人三四六言還玉泉
- 達磨讚
- 為德鎧禪人入塔
- 雙桂忌
- 為治平慧覺和尚起龕
- 題齋榜
- 觀音大士讚
- 為佛語大師起龕
- 為海崑師起龕
- 為冰鏡師起龕
- 為海崑冰鏡入塔
- 與守一義侍者
- 募燈油引
- 募米緣引
- 師贈廬陵雪君硯并偈
- 為智珠禪人起龕
- 與松竹定
- 挽清溪法兄
- 寄格外上人
- 送印光大士之峨眉
- 與嬾也盆
- 與指南湘
- 為石密不智二師入塔
- 與一我耳
- 為白雲千松萬和尚入塔
- 為天然比丘入塔
- 觀音大士贊
- 與南芝靜侍者
- 與徹我果維那上錦官
- 阿彌陀佛贊
- 和盤中山子韻
- 重陽日代楊富祭劉君志
- 山中四威儀
- 十二時
- 午日和憨之西軒坐

    - 佛手柑
    - 新筍
    - 和憨之秋夜吟
    - 與晦杲玥維那
    - 贈慈雲价南仙上座豎祖堂
    - 竹杖
    - 與玄度潤禪師
    - 浴佛
    - 為明玄上座舉火
    - 與息知禪師行腳
    - 贊慈雲長老
    - 贊不惑長老
    - 與大器成禪師
    - 自贊
    - 與指雲孝維那
    - 觀音菩薩贊
    - 普賢菩薩贊
    - 與大荒顯
    - 山中四威儀
    - 又三五七言
    - 與懷璞美侍者
    - 答果生劉孝廉韻
    - 答伯鴻鄧相公見過用憶華岩韻
    - 答惠吉鄧孝廉韻
    - 為徹空師舉火
    - 法派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華巖聖可禪師語錄目錄

一卷
　上堂
二卷
　上堂
三卷
　晚參
　機緣
四卷
　拈古
　頌古
五卷
　雜錄

華巖聖可禪師語錄卷一

門人光佛等編

上堂　重慶府巴縣華巖禪院語錄(二期十五則)

康熙庚戌年十月十五日，雙山里蔣弘道等新建本院，請師開爐。拈疏。「元符太白同斯理，雙桂華巖沒兩般，祖脈淵源在裏許，維那剖出大家看。」
法座。「不是曲彔木，亦非吉祥草，喚作諸法空，依前不恰好。且道：如何方恰好？看取令行時。」陞座。
拈香。「此一瓣香，初得廣成子，三祝華封人，耑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，唯願一人無事，免股無膚、脛無毛之勞；眾庶謳歌，得日出作、日入息之樂。」次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在天乘東維、騎箕尾，在地隱傅巖、舉版築，奉為滿朝文武、闔國公卿，暨本省、本郡、本邑當道尊官、現前檀越、今期請主，惟願在位者祿位高增、在野者臻延福壽。」末後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一出一入於極險地，始自兵戈隊裏得來，再甄再陶於百煉爐，今就荊棘林中拈出，熱向爐中，奉為雙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先師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敷座。上首白槌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

問：「新開爐韝設斯場，四眾欣欣睹建莊，因此懷香呈一問，以何法道播諸方？」師云：「理長則就。」進云：「就箇甚麼？」師以拂子拂一拂，云：「會麼？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幸爾不會，若會，打折爾腰。」進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道理也不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己躬下事？」師云：「腳根下薦取。」進云：「體露堂堂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光天灼地。」進云：「未出方丈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閉目看。」進云：「出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劈箭急。」進云：「撥轉虛空笑一場，原來無物可商量。」道了拂袖歸眾。師云：「莫道無事好。」乃云：「把得便用，意若死灰；撩起便行，心如墻壁。聞言而信，萬年一念做工夫；得意而歸，東去西來行祖道。有生可度，鈍鳥栖蘆；無佛可成，情同止水。凱歌齊奏，難乎不涉程途；天下太平，理宜歸家穩坐。安禪結制，話已周圓，祝國祐民，作麼生道？但願皇風彌宇宙，堯仁舜德萬斯年。」舉：「南泉住山，有一道者相訪，泉云：『我上山作務，你做飯喫了，與我送些來。』泉去後，道者做飯喫了，打破鍋碗去床上臥。泉見不來，便歸，見打破鍋碗在床上臥，泉亦去道者身邊臥，道者便起去。泉後出世，舉云：『我二十年前住山，見一道者甚是靈利，直至而今不見。』」師云：「說甚麼二十年不見？殊不知：道者打破鍋碗時早不見了也。泉去身邊臥，尋蹤捕影耳。二十年後恁麼舉，意在於何？從前汗馬無人識，只要重論蓋代功。」上首復白槌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
上堂。問：「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則背；世尊說說，迦葉聞聞則觸。不觸不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華岩向者裏道不出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，僧亦喝，師云：「是背？是觸？」僧便拜，師復喝，乃云：「世尊不說說，華嚴不曾出方丈；迦葉不聞聞，大眾何嘗到法堂？向者裏直下肯承當，如紅爐上著一點雪；將此事當機齊捨卻，似枯木上撒些子花。大眾！還委悉麼？也是石臼呼風、虛窗吐白，各人回觀返照，自然口耳根寂，聞說塵消，凡聖同源、古今不二。誰非迦葉？誰非世尊？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只如華岩依舊歸方丈，大眾仍復還本位，又且如何？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」

長至，上堂。「天地之心今始開，云何一復萬機回？為他枯盡閒草木，律管吹灰力自來。」

上堂。「昨日黨元戎至靜夜繹思幾句佛法，想今日陞座背諷一遍，與諸人結般若緣，並酬信施。洎乎諸人形問形答，盡情遺忘，華嚴從頭至足，內而肝、膽、腸、胃，外而髮、毛、爪、齒，乃至大地山河，于其中間覓佛法如芥子許不可得。且道：將何以酬？」遂喝一喝，下座。

佛成道，王有功送子披剃，請上堂。以拂子召眾，云：「見麼？此是王元戎捨子出家底捨心也，昔釋迦老子捨王位、國臣、妻子皆同者箇捨心。今日子夜睹明星而悟云：『吾觀大地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』亦悟者箇捨心。即是人人俱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因甚釋迦悟、大眾不悟？釋迦老子恁麼道，豈不是壓良 為賤？汝等可以見義勇為、見賢思齊也。還委悉麼？山東宰相山西將，彼丈夫兮我丈夫。」以拂子拂一拂，下座。

劉光喜請上堂。「雞鳴犬吠，鵲噪鴉啼，觀音菩薩來也；墻壁瓦礫，大地山河，普賢願王在焉。來在聲色裏求人、聞見中垂手則不無，掀翻聲色、踢脫見聞一句作麼生道？數聲清磬是非外，一箇閒人天地間。」

周啟嗣請上堂。「將拄杖在目上視了。」復顧左右，云：「者箇木上座，默也可。」卓一下，云：「語也可。」豎起，云：「直也可。」橫拄杖，云：「橫也可。語默直橫俱可且置，拄杖未出方丈，倚墻靠壁時，還解恁麼也無？一氣不言含有象，萬靈何處謝無私？」

元旦，上堂。問：「爆竹一聲除舊歲，梅花幾點迓新年。如何是舊歲？」師云：「桃符已喚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新年？」師云：「曆日已頒。」進云：「不涉新舊時如何？」師豎拂子，云：「是涉？是不涉？」進云：「放下拂子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闍黎且歸眾去。」僧便歸眾。師云：「看者僧好穩腳跟。」乃云：「空劫已前一句子，梅花吐露已多時，今朝何故重重舉？貴要眼前人共知。且道：知箇甚麼？恭賀大眾新春納祐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寒去春來即不問，如何是解制句？」師云：「緊俏草鞋。」進云：「向上宗乘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鐵蛇橫古路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諸佛不出世，祖師不西來也。」師云：「那裏云來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，乃云：「父母所生眼畢竟壞、父母所生耳畢竟壞、父母所生鼻畢竟壞、父母所生舌畢竟壞、父母所生身畢竟壞、父母所生意畢竟壞，六根既壞，六塵絕待，心識全銷，無罣無礙。大眾！還會麼？若於斯會得，便可高高峰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十字街頭橫行直撞，者邊、那邊，西天、東土，無可、不可；如或不會，不妨長連床上依舊觜盧都。」舉：「僧問大隨：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者箇壞不壞？』隨云：『壞。』僧云：『恁麼則隨他去也。』隨云：『隨他去。』僧不肯。」師云：「者僧與麼問，大隨合答他甚麼語，免者僧不肯？設有人問華嚴：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者箇壞不壞？』亦向伊道：『壞。』『恁麼則隨他去也。』但答伊云：『一任舉似諸方。』」

師誕，雪林維那請上堂。「無明父，恩愛母，念念遷流莫可補，賴遇朗公推出頭，與他道箇雲門普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者是無明父。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者是恩愛母。雲門普在甚麼處？」復卓兩下，云：「于茲委悉得，大地無寸土。」

辛亥冬結制，印金、印剛請上堂。「以楔去楔，棒頭落處山河隱；將錯就錯，撒手歸來機用齊。臨濟悟黃檗宗旨，首山改風穴憂思，摩尼莫喻，連城豈企？上上人最貴，中下者不知，明明道破，的的全施。期九十日，日十二時，無分南北，莫辨東西，瞥然省得，不受人欺。執本現成，猶是得少為足，須喫痛棒，大叫土廣人稀。」連卓拄杖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屋北鹿獨宿，溪西雞齊啼。」

光燦、光鮮請上堂。舉：「昔日有一婆子到趙州齋僧次，向前指云：『者一堂僧總是婆生底，只大底兒子不孝。』趙州纔顧視，婆便出去。今老僧住華嚴三載，光鮮婆子頻頻請益，雖未有如是機緣，而弘護求道之心不在趙州婆子之下。設使光鮮翻轉面皮，突出人前，亦向道：『者一堂僧總是婆所生，只有大底不孝。』老僧作麼生下得一轉語？一與目前增光、二與趙州出氣。」遂起身作女人拜，云：「兒孫自有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」

長至後，上堂。「爐香多誦兩字，一線工夫日日加，萬物無心承雨露，陽回依舊木敷花。」舉雪峰岩頭末後句機緣畢，云：「岩頭以同生不同死為末後句，者僧被他熱瞞，後來者僧，天下人還奈他何？不奈他何？今無私吾兄、渠也吾姪，昔與德玉同參，同條生又同條死，德玉只憾他二老不與玉道末後句，若與玉道末後句，天下人亦不奈德玉何，免出斯醜。者事且止，及節應時如何通信？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「九淵參敏樹法兄、雲幻法兄有年而未染旨，來華岩一冬，于老僧棒頭喝下稍有入處，老僧勘以女子入定機緣，淵與老僧一拳，老僧便打，淵擬議，老僧又打。淵云：『誰家不愛子孫賢？』老僧彼時痛與一頓，搭卻不錄。淵至夜深復入方丈，老僧向他道：『大機大用即不無，入理深談未夢見在。』淵躍然喜，遂請老僧上堂，只將搭卻機緣敘說一上，借花獻佛，兼賀大眾新年，別無法說。」

雪林、還初二上座請上堂。大眾纔集定，雪林白槌，云：「吾宗無語句。」師便下座，歸方丈。

解制，上堂。「百日禪期業已終，解開布袋欲何從？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過頭拄杖隨身執，請續後句。若續得，即續；若續不得，待汝諸人到報恩寺為諸人續。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
重慶府報恩禪寺語錄(一期四則)

壬子孟春望六日，渝城眾鄉紳耆庶暨舊住持超淪請師入院。
三門。「恢基已久，門庭不設，如斯為人，卻也直捷。」
佛殿。「是乾屎橛、是麻三斤，日面、月面，即心、非心，新報恩到來，覿面相逢又作麼生？」
方丈。喝一喝，云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；一機纔發，萬牛莫回。擒虎兕、定龍蛇句分付阿誰？」復喝一喝。
當日，眾紳士請上堂。拈疏，云：「文韜武略，擲地作金聲；江漢秋陽，翻空成玉露。大眾！見麼？」請維那宣過，指法座，云：「為山左脅書字，嬾菴收放索頭，更有寒山、拾得，卻都是我同儔。」遂以右手理袈裟，左手將拄杖安頭上，云：「新報恩披毛戴角，入他者一夥群隊去也。」遂陞。
拈香祝聖畢，末後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蒙山言下知音，大隨鑊頭斸得，此乃第二回拈出，爇向爐中，耑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先師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敷坐。維那白槌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報恩境？」師云：「真武山上鐵圍竿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報恩人？」師云：「眉橫鼻直。」進云：「人境且置，入院慶賞一句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一炷清香古柏根，願祝當今無量壽。」進云：「師子窟中無異獸，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師云：「帶累三軍，將頭不猛。」進云：「西河師子，字水出頭。」師云：「文殊來也。」乃云：「予本林間人，藏拙而自守，無端眾檀那，三請出山口，草鞋套腳下，拄杖橫肩負，到來陞此床，一旦揚斯醜，不惑亂人天，敢鈍置諸友，各與三十棒，永光臨濟後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朱行軍入南際院，自行香云：『直這是，直這是。』時有一僧問云：『直這是，是箇甚麼？』軍便喝。僧云：『行軍幸是佛法中人，惡發作麼？』軍云：『你作惡發會那？』僧便喝，軍亦喝，云：『鉤在不疑之地。』呼左右：『認取者僧著。』」師云：「你看他二人，一縱、一奪，一殺、一活，發明臨濟宗旨，古今罕有。今日超淪暨眾檀那三番四番來華岩迎請，老僧辭之不獲，只欲老僧來此、住此，興揚佛法，建立雙桂老人宗旨，亦是古今罕有。且道：一念萬年，始終不變一句作麼生道？碧玉磨成西子骨，黃金鑄就伍員心。」維那復白槌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結制，光裕、光雲請上堂。「長期短限作甚麼？坐禪坐佛事何多？打牛打車君如會，誰把磚來石上磨？車若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」問：「十方諸國土，無剎不現身。身作麼生現？」師云：「龍門皓月映長空。」乃云：「一日之計在乎寅，一年之計在乎春，一生之計在乎勤。勤箇甚麼？勤深耕淺種，農人之計；勤五經四書，文舉之計；勤馳馬試劍，武舉之計；勤貿易貨殖，經商之

計；勤闢土地而撫四夷，國王、王子、大臣之計。今日現前檀越當期請主，決不是如上所說之計。計在於何在？要將報恩寺中荊棘化為赭堊、瓦礫翻成梵宮，令老僧日日陞于此座，演揚臨濟正法眼藏，使人人鼻孔遼天、箇箇腳跟點地，咸悟上上一乘，生生世世不受閻家老子所羅縶，以滿百劫千生之計，計在斯也。百劫千生之計在乎甚麼？在乎最初。最初一句作麼生道？玅舞必當誇遍拍，三台須是大家催。」

仲春花朝，上堂。「澗濁江清，斷岸全消雪路；春和日煖，滿山復露燒痕。晴月何常有心？一夜之間晒開桃紅李白。朝風原來無意，剎那之際吹綻柳眼桑包。百草萌芽，萬蟲闢戶，情與無情，熾然而說，說無間歇。僧之與俗，立地而聽。聽箇甚麼？不見道：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生機一路，到者田地也大難得，打麵還他州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。」

浴佛，上堂。「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評題初生公案，多是與雲門作主。雲門要打殺悉達，何嘗作不得主？報恩今日要與悉達作主，使雲門有捧無下手處。」驀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「大眾！會麼？悉達生也。摩耶夫人即今在甚麼處？」遂起身，倚拄杖而立，云：「每憶獨丁難遠害，從教千子一胞胎。」連卓拄杖，下座。

解制，上堂。舉：「藥山陞座，默然而坐，大眾纔集定，藥山便下座。」師云：「藥山恁麼，銀山鐵壁鍼劄不入，雖是識法者懼，要且太險絕生。報恩則不然，道火怕燒著口耶？今日與諸人八字打開，合水和泥去也。還委悉麼？普請大眾，華岩耘秧。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
再住華嚴禪院語錄(十二期七十九則)

壬子孟冬望日，結制，上堂。祝聖畢，末後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乃天華棒頭、二祖拳頭，忍痛已久，拈來爇向爐中，奉為雙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先師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敷座。上首白槌竟，師云：「眼如黑漆，明察秋毫；耳似卷荷，聰聞蟻鬥。根根明鏡，塵塵止水，一攝一切、一切攝一，融通三際，含裹十虛，法爾如然，神通玅用，不假修造，本自現成。只為汝等有生之後，眼隨色變、耳逐聲移，情塵妄想日積膠固，故有長期、短限，漸修、頓悟之規，非老僧特地妄為，強向空裏畫眉、盂上安柄也。還會麼？劍為不平離寶匣，藥因救病出金瓶。」上首復白槌竟，下座。

長至，上堂。問：「陰向鼻端滅，陽從眼裏生。如何是滅句？」師云：「一氣不言含有象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生句？」師云：「萬靈

何處謝無私？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不生不滅句？」師云：「無言可答，無理可伸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乾坤有眼，大海無波也。」師云：「八方靄霖無為化，四海歌謠樂太平。」僧禮拜，師乃云：「履長之慶亂如麻，至日閉關卻較些。灰盡全心無剝復，纔生一念看飛葭。」

上堂。「昨日光葯云：『來日是弟子母難之辰，請和尚開甘露門，慈悲利濟。』老僧向他道：『你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。』士無語，老僧云：『明日陞座與你說破。』今日故陞於此座，舉似大眾，大家證明。父母未生前句子，與君拈出記須牢。二郎關上瑤芝秀，帕子岩前碧樹高。」

新戒真壽請上堂。「高沙彌拂袖而去，從空放下；盧行者網中跳出，就地升高。不入者保社，膏肓不少；向者裡去，頭上安頭。兩者俱全，一體不成二佛；拈一放一，如何脫盡廉纖？既是行者得衣缽於黃梅，因甚卻於智光受戒？了達本來無一物，何妨錦上更鋪華？」

光常請上堂。問：「放去天雨四花，收來地搖六震。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塗山高。」進云：「滿目盡是青山綠水。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字水深。」進云：「自性了然。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頭上安頭。」進云：「三藏拈向一邊。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斬頭覓活。」進云：「禪道、佛法既爾分明，如何保任？」師云：「饑喫飯，困打眠。」進云：「任麼則錦上鋪花去也。」師云：「漳州橘皮莫當火，枯木岩前岐路多。」乃云：「閉門打睡，接上上機；顧鑑噸呻，曲為中下。只如魯祖見人來便面壁去，是接上上機耶？是曲為中下耶？老僧恁麼舉，卻有兩意：一薦光常之母生天成佛、二祝光常之壽山高水長。魯祖面壁意旨果只如此耶？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「梅子兮脫胎，柳眼兮乍開。征夫兮出戶，農人兮歸來。春雨如膏兮石頭路滑，君等且住住兮免怨草鞋。」

中秋，明玄師請上堂。「體露金風萬象如，松蘿無影映山居，當臺一鏡分明甚，照徹諸人肝膽。無有，即出來大家證據。」問：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，畢竟是甚麼意？」師云：「普天匝地。」進云：「月正圓時作麼生賞？」師云：「塞壑填溝。」進云：「月落後如何相見？」師云：「非公境界。」僧拂袖歸眾。師云：「果然。」乃云：「明玄鏡上人，存心甚廣大，追師及薦徒，請吾說佛法。吾說恐不如，拄杖為通達。」遂以拄杖打圓相，云：「如是光輝徹四維，翁孫乘此齊超拔。」復卓拄杖兩下，下座。

心安送法衣，請上堂。「雞足山中埋沒久，大庾嶺上空開口。吾徒甚處得將來？自不受持供老朽。老朽披登獅子床，人天共證無何

有？大端個個解翻騰，無一不能獅子吼。」遂驀拈拄杖，召大眾，云：「獅子吼且置，既是人天共證，因甚卻又道無何有？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癸丑冬結制，上堂。「一年一度開爐，今歲期中不如。四海禪和雲集，十方檀供稀疏。幸有龍天可恃，不致飲水餐茶。珍重！諸人努力蘊飽，趙州曰無，朝參暮參綿密，做個鐵鑄丈夫，一日冷灰豆爆，自然列上祖圖。」喝一喝。
上堂。舉：「龍池幻有傳師祖云：『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，亦非特意會得，但有箇悟入處。信意拈來，自然貼體；隨分道出，自然恰好。』」師驀拈拂子左拂，云：「貼體？不貼體？」又以拂子右拂，云：「恰好？不恰好？雖然如是，也須的的當當有箇悟入處始得。不然，終是矮子看戲。」
冬至，上堂。「空劫已前，承當枯根乾糞。佛未出世時，會取死火寒灰，尚不得一箇、半箇。千兵易得，一將難求。他恁麼驢年去，莫守寒岩異草青，坐卻白雲宗不玅。大眾！者四轉語，判著？判不著？印光大師將魯祖、南泉、老僧、大眾鼻孔一串穿卻，撒向諸人面前了也，莫只囫圇吞卻，直須識些子滋味好。」
佛宣、佛崇請上堂。問：「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如眾居士登山涉水到華岩，是同？是別？」師云：「左戒堂。」進云：「雪峰後來鰲山成道，眾居士向何處成道？」師云：「右方丈。」進云：「雪峰成道，岩頭證盟。眾居士成道，何人證明？」師云：「闍黎。」進云：「莫壓良 為賤。」師云：「屈煞汝。」乃云：「一日一次上堂，佛法漸漸興揚，僧俗如龍若虎，都來直下承當。且道：承當箇甚麼承當？四果耶？辟支耶？十聖耶？三賢耶？佛耶？祖耶？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」
解制，徹心請上堂。「有一樁事，對眾舉揚。天纔下雨，地便生漿。東南林茂，西北草荒。石橋路滑，嶮巇二郎。通霄一路，不許商量。園有剩菜，倉有餘糧。不妨眾廣，坐折禪床。兼逢馬亂，又值兵荒。山間林下，且暫退藏。四野無事，一任周行。」
浴佛日，崇心師請上堂。「纔生就被雲門打，既長屢遭調達欺，自古逮今一毒鼓，斯朝誰不用桴槌？」
甲寅冬結制，印光大師請上堂。「世道安危不可量，斯須大塊幾滄桑，幸今結制山林下，多得同人共舉揚。」
新戒玅樂請上堂。「戒如金剛寶劍，斬恩愛煩惱之利刃；戒如踞地師子，迸群狐魔外于他方；戒為入道之前茅；戒為祛習之殿後；戒乃生西方公據；戒乃破地獄赦書。戒之一法，眾玅之門也。只如祖師門下還用得著麼？若用得著，丹霞不應掩耳而去；若用不著，六祖不應受戒。智光！還知麼？取淨捨穢者，戒在眼；厭喧求寂者，

戒在耳；逐臭尋香者，戒在鼻；說是說非者，戒在舌；愛暖惡寒者，戒在身；過未習想、現業流注者，戒在意；六根紛紜，戒在一心。只如六根不行、一心不亂，戒在甚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待喫了妙樂齋來與你們說。」

三淵師請上堂。「念佛一聲，火急漱口，纔起二見，貶向鐵圍。大人境界報君知，承當即便是歟？金屑落眼成障翳，好事不如無也。到者裏，忽有人道：『老和尚說得盛水不漏，了無一鍼鋒許縫。罅即不無，要契他達磨、魯祖、藥山、維摩，不啻鄭州出曹門。』」驀喝一喝，云：「老僧正要問你，藥山、維摩置之不論，達磨、魯祖向你道甚麼？莫向鬼窟中作活計。」

光雲請上堂。「父母未生前，承當咳唾掉臂，也是祖師西來意；一念纔生處，覷破妄想情慮，皆鎔化為真心。行向者裏行、說向者裏說，現證色身三昧，疾得語言陀羅尼。一腳蹋倒塗山，與乾坤而並闊；一喝逆流錦水，共髑髏而齊乾。然雖如是，若果見處分明、悟處諦當，行合乎說、說合乎行，處處與人為龜、為鑑、拔楔抽釘。如其見悟不真、行說不合，不如直下如蚊子上鐵牛一般相似，將父母未生前一念纔起處一較較定，如印圈契券之無差，下腳不得、開口不得，更穩當也。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
元旦，上堂。「時當寒盡春初還，岩斷冰澌溜復潺，惟有山僧拄杖子，不隨新舊改容顏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楊岐偵慈明於小徑，是何意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在此二十年不會。」進云：「岐搊住云：『今朝須與我說，不說打和尚。』說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銀山。」進云：「岐又問：『窄路相逢。』慈明荅：『你且躲，我要往那裏去。』且道：向何處去？」師云：「鐵壁。」進云：「當時若遇玲瓏漢，劈面攔腮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也要是箇人始得。」乃云：「從上諸聖無一法與人，老僧不怕瞎人眼、不怕諸方檢點，卻有法與人。且道：有甚麼法？」遂大展兩手顧維那，那白椎竟，便下座。

金薦伯請上堂。以拂子召伯，云：「父母未生前，偪塞虛空，無背、無面，無是、無非，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及其既生也，突出難辨，非聖、非凡，非僧、非俗，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未生、既生，渾然與琉璃光明法體無以異也。及其少而壯、壯而老也，情竇日鑿、念慮時遷，便有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萬法樅然，似乎與琉璃光明法體漸覺疏遠。金薦伯！你既發無上道心，然琉璃光明燈、供琉璃光明佛、念琉璃光明經、求琉璃光明壽、飯琉璃光明僧、祈琉璃光明果，老僧不辭為汝說破，只恐你承當不下耳。你若承當得下，但將從前所積凡所有相一切頓捨，難捨能捨，捨亦復捨，捨黑暗色得光明眼、捨黑暗聲得光明耳、捨黑暗

香得光明鼻、捨黑暗味得光明舌、捨黑暗觸得光明身、捨黑暗法得光明意，如是六處既得，則七處、八處、九處、十處、四十九處光明燈燈相續、焰焰不絕，八萬四千毫毛孔竅竅竅放大光明，灼然與琉璃光明法體無二無別。雖然如是，不可聞老僧恁麼告報，便乃坐守長途，不肯歸家穩坐。此是化城，終非寶所。設使途路不得力，不若還將父母未生前一段光明靠之，如倚天長劍，將第八識奮志一刀兩斷，如斬一縷絲相似；如輕帆遇順風，到岸不勞彈指頃；如大象渡河，截流而過；如師子哮吼，火急咬人。恁麼奮力一回始得。」

乙卯冬結制，上堂。「三百六十箇日子，隨他念念與遷流，騎聲蓋色全無礙，東去西來得自由。衲僧家氣宇如王，腳跟下無紅絲線，舌頭上無十字關，因甚於一冬三箇月內有眼盲、有耳聾、有口啞，六不通？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只為把柄在老僧手裏。」復打圓相，云：「從今綰就冰澌結，直待春和始放開。」

楚石請上堂。驀拈拄杖，展手作量勢，云：「大眾！會麼？此拄杖長華嚴二尺。」便度與侍者。舉：「五祖演上堂，云：『此拄杖長老僧一尺。』便下座。華嚴看來，不惟只長演祖一尺，自圓悟勤、虎丘隆，乃至密雲師翁、雙桂先師俱只長一尺，因甚到華嚴卻長二尺？養子不及父，家門一世衰。」

梓匠周崇禮、萬啟富請上堂。「滿腹經綸不自欺，瓊樓玉宇我先施，無分貴賤與高下，到處逢人露一絲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以拂子召眾，云：「會麼？三陽開泰日，百戲作舞時，禮樂於今密，胭花分外奇。無錢食餛飩，有地折松枝，應以裁成道，輔天相地宜。輔相即不無，如何是裁成道？」以拂子打几案兩下。

彭佛幢等請上堂。「日日爐邊把火圍，不知門外早春歸，等閒信步山頭望，雨後梅花帶雪肥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春工忙忙，向何處下種？」師云：「腳下。」進云：「空劫已前下得麼？」師云：「不顧腳跟三尺水，猶貪縱步上高層。」僧便拜，師乃云：「蘭蕙芬芳，鼻孔昂藏，桃李紅白，莫被眼惑。蹋破草鞋來，老僧為你說。只如掉頭不顧、三搭不回者，作麼生與他說？珍重道傍荊棘刺，休教撦破爾衣裳。」

佛誕，謝啟祥送緬佛至，請上堂。祝聖問答畢，乃呼謝啟祥，云：「此佛豈不是你家中自所供養者，得得持來請山僧說法耶？殊不知：此佛在你家中鼻觀十餘年，默示向上宗乘，你自不薦，向外馳求，多者一番起倒。」遂起身拓起緬佛，云：「大眾！佛生迦毘羅，因甚緬國成形？既在緬國成形，因甚又在渝州謝啟祥家出現？既在謝家出現，因甚又在山僧手裏？」乃放下，云：「是處是慈

氏，無門無善財。」復舉：「遵布衲浴佛次，藥山云：『者箇從汝浴，還浴得那箇麼？』衲云：『把將那箇來。』藥山休去。」師云：「藥山雖爾分星撥兩，要且句裏藏鋒。布衲固然截鐵斬釘，未免落他圈套。藥山休去又且如何？有解道：識法者懼。有解道：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。有解道：欲隱彌露。俱不是者箇道理。設使藥山信手拈出，布衲又安肯放過？還會藥山意麼？他怕打濕袈裟角。」

丙辰冬開爐，金光慧、鄭光選請上堂。「現成爐鞴紅如火，仍舊鍵槌辣似姜，珍重銅肝鐵膽漢，一回鍛鍊一回剛。」

上堂。問：「薩婆多云：『若人犯欲，即是佛法邊外人。』是否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進云：「熒光比丘犯婬，因甚向維摩一言而釋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進云：「某甲犯律，和尚說何法與某甲懺悔？」師云：「道得與你懺悔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無罪可滅也。」師云：「也要你自肯始得。」進云：「文殊有言：『清淨行者不入天堂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獄。』」師云：「老僧今日功不浪施。」乃云：「是！是！不是！不是！通身是！遍身是！似此之類也。道！道！不道！不道！胡亂道！莫亂道！如斯而已乎？寶劍多品，只饒解弄、不解殺人，終歸無用。籬根之下，捨得莖草，便殺活自由，縱奪可觀者，畢竟是甚麼人？」驀拈拄杖卓兩下，云：「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」

王仲請上堂。舉：「五祖演上堂，云：『多說不如少說，少說不如不說。』便下座。」師云：「一言出口，海墨書之不盡。多說也在裏許、少說也在裏許，說也說了，說甚麼不說？華岩則不然。」驀拈拂子，云：「要多說就多說，要少說就少說，要不說就不說。作麼生是多說？」以拂子搭左肩。「作麼生是少說？」以拂子搭右肩。「作麼生是不說？」放下拂子。

解制，光選請上堂。舉：「鼓山赴大王請，雪峰門送，回至法堂，乃云：『一隻聖箭直射向九重城裏去也。』孚上座云：『是伊未在。』峰云：『渠是徹底人。』孚云：『若不信，待某甲去勘過。』遂趕至中途，問云：『甚處去？』鼓云：『九重城裏去。』孚云：『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？』鼓云：『他家自有通霄路。』孚云：『與麼則離宮失殿去也。』鼓云：『何處不稱尊？』孚拂袖便回。峰問：『如何？』孚云：『好隻聖箭，中途折卻了也。』遂舉前話。峰云：『奴渠語在。』孚云：『者老凍膿猶有鄉情在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是悟得底禪，所以開口各自作得主宰，咸有出身之路。鼓山恁麼道，畢竟那裏是他折箭處？若也見得，安南塞北，東擲西拋，八面玲瓏，縱橫無礙；其或不見，只恐行到前不搆村、後

不抵店之際，平田淺草之中跳出一箇沒情面底孚上座，不惟中途折箭，只好飲氣吞聲，受他處分有在。」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一終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二

門人光佛等編

丁巳冬結制，張自新等請上堂。「爐炭緋紅，為鎔頑鋼鈍鐵；砧槌網密，要打利劍銛鎗。設使本有現成，何妨重烹再鍊？若是躍冶自況，徒勞爛額焦頭。」遂驀拈拄杖，卓一卓、喝一喝，度與侍者，云：「暫教放在幽窗前，閒日與君重打算。」

化主光體率渝城眾鄉長送毘盧佛入山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因甚又有者翻起倒？」師云：「河源萬里。」進云：「即如眾鄉長跋涉送佛入山，得何功德？」師云：「隄高百尺。」乃驀拈拄杖打圓相，云：「大眾！見麼？毘盧遮那佛說法已竟。若於此見得，不消德玉重說偈言；其或未然，德玉落第二頭，與諸人打之遶一上。要會毘盧遮那來歷麼？發足滇海，經涉黔陽，不御風雲，豈待車馬？東山水上行，西河火裏坐，阿誰藏身北斗？薰風推送南來。渝中兩月淹留，檀那一朝奮發，麻三斤約束全軀，竹筋鞭勤策正道。舁奉斬新華座，幻出仍舊主人，非我多兩片皮，緣他少一口氣。雖爾無法可說，要且有儀可觀，相好八萬四千，光明普天匝地，為祥為瑞、福國福民即不無，只如今日化主率眾檀越旛蓋溢目、香火蒸雲，迎的迎、送的送，煥耀梵宇、光輝佛日一句作麼生道？落華臺上重鋪錦，瑪瑙階前布玉沙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黃之尚生日，請上堂。「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，泥多佛大，水漲船高，之尚之母，極樂逍遙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奪你拄杖子，不掛本來，切忌未生，之尚之壽，如崗如陵。者兩判語與芭蕉拄杖還有契分也無？若有契分，則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；若無契分，老僧同黃之尚乘芭蕉拄杖子入無邊香水海去也。還委悉麼？昨日如心相告，周生直念不差，大家護惜常住，斗米換箇冬瓜。」

胡悟聖請上堂。「你有拄杖子，與你拄杖子，高高築牆；你無拄杖子，奪你拄杖子，深深掘塹。芭蕉用處畢竟如何？保得他人腴田萬頃，難免自家窮無一線。還會麼？聽取一偈：黑漆電疾，劈脊血滴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咦！」

曹文秀等請上堂。「佛法二字向下說時，直饒文殊、普賢現大人相，以虛空為紙、大地為硯、須彌為筆，濺四海水書老僧所說，至樓至佛出世及窮未來劫亦書說不盡。向上說時，不消拄杖一默。」遂顧拄杖，云：「且道：拄杖子有甚麼長處？」

黃光闊請上堂。「帕子崖前一片石，四方八面一般寬，拈來度與黃光闊，歲歲今朝作飯錢。」

長至，敏松請上堂。「陰陽無氣，律管不應飛灰；天地有情，梅花故開笑口。青宮世子，郊外扶犁；先王閉關，一人有慶。洞山此日拈果，慈明今夜放參。且道：待老山中野人畢竟安排箇甚？」遂以拄杖打圓相，于中書一雲字，云：「大眾休得眼華，老僧終不杜撰。」

佛成道，劉澤民請上堂。「六年忍苦住寒山，筍膝巢顱安不安？今日長連床上客，全三全七坐猶難。」

上堂。「釋迦、彌勒猶是他奴。他是誰奴？郭居士飯錢，莫只靠老僧家還始得。」眾無對，師乃摑口一下。

解制，記來請上堂。舉起拂子，云：「拂子有情豎起，諸人將不去；拄杖無力靠下，那箇肯承當？所以九十日中按圖索馬，三箇月內緣木求魚。」遂以拂子作此，云：「老僧不免為八字打開，劃斷鐵限，高啟翳[巾*廉]，令汝等眼蓋乾坤，氣吞宇宙去。」復云：「住！住！只如鐵蛇橫古路又作麼生去？」乃拋下拂子。

戊午冬開鑪，王仲請上堂。「紅似榴花火一鑪，徹天徹地徹雲居，人人鍊就鐵肝膽，問你眉毛生也無？」

無塵、大空請上堂。「橫刀且斷真人足，織女攀弓欲上弦，紅日一輪從古正，草之上下自相連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雖然如是，早曲了也。莫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。」



長至，上堂。舉：「石霜冬日榜僧堂門，作此，其下註云：『若人識得，不離四威儀中。』首座見，云：『和尚今夜放參。』」師云：「首座道放參且置，石霜作此，老僧二十年不會，今日穿鑿得箇拙頌，舉似諸人，大家鏟削看：眾藝文淵六七庫，無位真人一喝收。直指心宗如是法，石霜榜上看根由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新戒法本請上堂。召法本，本應諾。復搴起袈裟角，云：「會麼？」本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此是佛涅槃後，迦葉尊者持上雞足山中入大寂定，七十俱胝五十六百歲以待慈氏底。即今慈氏未下生、迦葉未出定，此個從甚處得來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秖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景有誰爭？」

解制，上堂。舉：「南泉道：『老僧自小牧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西牧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東牧，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總不見得。』試問大眾：既是納些些，云何道不見得？既是不見得，何故又道納些些？淆訛在甚處？老僧者裏於九十日內也牧得一群水牯牛，雖爾水草均調，其實欄棬傴隘，不免將東夔、西益、南遵、北果作一欄棬亦隘，東海岱、西吐番、南五嶺、北長城作一欄棬亦隘，將四天下作一欄棬亦隘。」驀以拂子打圓相，云：「只得將萬億佛土、無邊妙華光香水海作一欄棬去也，亦任他掉尾搖頭，昂藏鼻孔，瓮中不怕走卻鱉。」

己未，開爐，上堂。顧左右，云：「八萬四千生鐵漢，通身為爐諸根炭，無明火種著些些，鍊億山河成一片。」驀拈拂子，召大眾，云：「喚甚麼作無明火種？」遂折疊拂子，吹兩吹，云：「若是不顧危亡的，只教他肝腸似易，眉目悄然；若是貪生畏死之流，早已爛額焦頭，無你迴避處。」乃以拂子度與侍者，云：「收起火種。」

長至，上堂。「斗柄北指，復見天心；春信南枝，暖啟地肺。一陽初動，嵩嶽之壽宜呼；萬物未生，塗山之梨可獻。以斯福國祐民、以斯保障方土即不無，只如華巖院裏老僧、長連床上學士，枯木其形、墻壁其心，如何通信？仲冬莫言無煖氣，陽春盡洩不萌枝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即主杖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主杖即老僧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倚墻靠壁時薦取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閒持主杖松間立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結制？」師云：「解也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解制？」師云：「畫斷鐵限。」乃云：「三個月，九十日，一千零八十時，眉毛彷彿，鼻孔依俙，同千百億化身之有相，類十八高賢之無為，鐵壁銀墻，枯情乾識，收心放膽，掌電喝雷，事既功圓行滿，理合展目揚眉。放全機于方外、收露布于懷中即不無，秖如不動腳跟而行千里、不出戶庭而遍塵剎一句作麼生道？有翼石虎來劫外，無毛鷂子拍天飛。」

佛宇寺玉初師送僧伽黎，請上堂。舉：「海舟慈祖訪東明昆祖于古道山，扣關而問曰：『無上福田衣，甚麼人得披？』明下座，打一掌。舟云：『四大非有，五蘊本空，作麼生？』明又掌。舟云：

『一掌不作一掌用，又作麼生？』明又掌。明見得海舟神色不變，稱譽道：『我住古道山二十年，今朝只見者漢。』遂以袈裟與之，舟辭曰：『某不為衣來。』」師云：「德玉謬解，道慈祖大似眼觀灘浪，失卻手橈，自己話頭，渾然忘卻。既問無相福田，及其與之，卻又不受，恁麼會又爭得？殊不知：明祖乃醉後添盃，慈祖乃飯飽弄箸耳。今日玉初上人將師所授衣秘惜已久，特捨請法，大類乎此，亦似飯飽弄箸來請老僧出季而關，升曲糸木，出東轉西，一上一下，不可徒然，還當得醉後添盃也無？」乃揲袈裟角，云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底聞聲方始知。」

庚申冬結制，上堂。「往歲有檀那，請我陞此座。今歲無人請，秖想挨排過。所以病老僧，開口無法說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各人自薦取，鼻孔下頭大。」

佛成道，九超請上堂。豎起拂子，召大眾，云：「會麼？此是九超尋常用底鐵火叉也。日日剔柴撥火，朝朝辦生作熟，供養諸人，不獨今朝也。九超用底即是世尊今朝悟底，至于塵沙國土、普世界叢林，世尊無一處不是，今朝一齊而悟，不獨華岩也。如是舉揚，若單為聖節，則孤負九超；若單為九超，又孤負聖節。畢竟作麼生？」遂以拂子擊几案兩下，云：「兩彩一賽。」

乾州李別駕、三元章臺諫請上堂。問：「郭功輔截江訪白雲于海會，是何意旨？」師云：「四壁光吞蓬戶日。」進云：「白雲問功：『牛淳乎？』功曰：『淳矣。』白雲叱之，功拱而立，雲曰：『淳矣！淳矣！』淳在甚處？」師云：「一鉼香熟地爐茶。」進云：「即今二護法遙來相訪，請和尚說法。且道：與功輔訪白雲是同？是別？」師豎拳，云：「會麼？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苟非意外相知者，徒把空拳豎向他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，風從花裏過來香。」師云：「且喜薦得。」乃云：「萬疊巒疏一逕遙，千株松續斷山腰，今朝何幸來雙轡，起我殘荒破寂寥。」舉：「臨濟同普化到施主家齋。濟問化云：『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，為是神通玅用？為是法爾如然？』普化踏倒飯床。濟云：『太麤生。』次日，又到施主家齋。濟云：『今朝何似昨日？』化又踏倒飯床。濟云：『得得太麤生。』化云：『瞎漢！佛法說甚麼麤細？』濟乃吐舌。」師云：「普化兩次踏倒飯床，若是神通玅用，臨濟不合道他太麤生；若是法爾如然，臨濟不合吐舌。二老發明黃檗宗旨即不無，爭如我李、章二公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，不畏蜀道之難，登劍閣而識張載之銘、宿釣魚而知二冉之指，穿縕雲、涉字水，來此江州國事之餘，得得來山供佛飯僧，請法不懈，俾老僧舉古舉今，演揚佛祖正法，誠哉希有！看他二公一面勤勞王事、一面墻塹三寶，如斯神通玅用，誰敢道細、道麤？豈不超他古

人頭地？者事且止，因齋慶讚，報答二檀，祝國祐民，鞏固江山一句作麼生道？北門函固金鎖鑰，南來劍益萬里城。」
陳宗富薦妻請上堂。驀豎拂子，云：「渾沌初分開柳條，無文心印綻桑苞。女媧昨日補天漏，鍊得雲根上九霄。」擊拂子一下。(時正月廿三日也。)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因甚佛法不現前？」師云：「業識未盡。」進云：「因甚不得成佛道？」師云：「待汝業識盡時向你道。」僧無語。師豎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凡老僧所說，不可作實法會。」復以拂子擊几案，云：「但與麼會。」便下座。
辛酉冬結制，李承應請上堂。「佛法遍在一切處，既遍在一切處，還有針鋒許、芥子許不周遍處也無？若有，即非佛法也。恁麼說話，忽有箇漢出來拽將下座，好搥腳折，不為分外。」良久，云：「住！住！老僧非是壓良為賤，卑視諸人，老僧有箇驗法可以作證。秘魔見人來，便以叉叉住，云：『道！道！道得也，叉下死；道不得也，叉下死。速道！速道！』擬議，便叉出。慈明室內常安一水盆，盆上置一劍，傍著一緉草鞋，僧纔入，便云：『咦！』僧擬議，便趁出。老僧恁麼舉，妄想得一個撞著露柱瞎漢出來承當，總不見有也。」驀顧維那，喝一喝，下座。
冬至日，上堂。「石霜揭出榜文，為蛇腹下畫足；洞山徹退果桌，向龜背上拔毛。二老恁麼為人，汝等作麼生會？」問：「德山拓缽出方丈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為汝不薦。」進云：「雪峰與麼，老漢為甚默然歸室？」師云：「欲隱彌露。」進云：「覓火和煙得，擔泉帶月歸。」師云：「你見甚麼與麼道？」進云：「德山道：『你不肯那？頭密啟其意。』啟甚麼意？」師云：「老漢出醜。」進云：「不然，腦後一槌堪著力，到頭雲足覓山歸。」師云：「是頭歸？是你歸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老僧也出醜。」進云：「因甚師遭徒記？」師云：「如蟲蛀木，偶爾成文。」進云：「也是月滿還虧欠，火猛不久然。」師云：「是何言也？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」乃云：「石霜榜文，老僧一一為汝等



註破。唯此個註不得。既是六箇註得，因甚此個註不得？要再打一箇，有甚麼難？咦！」

解制，鄭明政、鄭守能請上堂。「九十日前如何鼻孔雙垂？正當九十日如何雙垂鼻孔？今則九十日後也，又作麼生穿卻鼻孔？衲僧家的鼻孔，東西十萬、南北八千，不能比其寬狹；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盡三世際不能擬其礙通。甚麼人敢穿衲僧鼻孔？」乃顧拄杖，云：「珍重撩天拄杖子，應知深淺與高低。」

省山維那薦亡弟念先，請上堂。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塵塵三昧？』門云：『缽裏飯，桶裏水。』」師云：「者僧於此瞥地去，雲門可謂功不浪施；者僧于此不瞥地，因甚默然而休？念先禪人於此履踐得入斯門，生前面目儼然現在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見麼？若以父母生眼見是凡見、不以父母生眼見是聖見，愛聖憎

凡，生死海裏浮沉。既不如此，且道：如何與他相見？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來也，只見子形，不聞子聲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細無不入，大無不包，其直如箭，其利似刀。所以，三平得中成聖，臨濟被拂如蒿。」又卓拄杖兩下。

曾光省請上堂。召省近前，云：「你未出門時，老僧已為汝說一念回觀便同本得法了也；出門時，已為你說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法了也；既到者裏，已為你說三皈依近事男法了也。你請老僧復為說法，說何等法耶？老僧忖你意，謂此是化城，終非寶所，不入驚人浪，難逢稱意魚，必欲得上上法爾。」乃驀拈拄杖卓兩下，云：「十方世界平如掌，一條官路直如弦，珍重眼前緇素輩，殷勤來踏上頭關。」

雙桂忌辰，慈雲价南大士請上堂。卓拄杖兩下，顧左右，召眾，云：「汾陽喫一臠，雙桂喫一世，葉縣接浮山，惟以水漉地。棒棒棒德山，喝喝喝臨濟，喫肉斷慈悲，打罵乖佛制。況今學道人，作匹事間耳，不惟不肯疑，且亦不解舉。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舉已舉了，且道：作麼生疑？疑斷大慈悲佛性種子耶？疑打罵耶？聽取一頌：無影樹子一高株，葉葉枝枝還自扶。方便若干差別智，悟來毒藥亦醍醐。」

壬戌冬結制，八德大士請上堂。舉：「南嶽讓參六祖，祖問：『甚麼物恁麼來？』讓無語。依止六載，祖一日又問云：『甚麼物恁麼來？』讓云：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』祖云：『還假修證否？』讓云：『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』近時禪者設或老僧問著：『甚麼物恁麼來？』他即挺身向前請和尚鑒，或豎一拳、或展一掌、或拂袖便行，如斯鹵莽，怎能相契？你看他古人參則真參、悟則實悟，靠個話頭六載之久，心地開朗，出言吐語有甚縫罅？只緩緩低對道：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』六祖又復驗云：『還假修證否？』若是而今禪者，便道：『不假修證。』或喝一喝，云：『猶有者箇在。』發虛不少。你看他讓祖是諦當悟證有底蘊的人，只答道：『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』若是悟證不諦當，怎能如此？即今禪者就此爐錘正好用力，求個實在諦當證悟處，不得以太平無事為安樂，纔有安樂之念便成染污。切忌！切忌！」下座。

大空師請上堂。問：「六祖得脫獵網，尚登毘尼，因甚丹霞掩耳而去？」師云：「[竺- 二+欺]箕有唇。」進云：「高沙彌拂袖，未審不肯阿誰？」師云：「貓兒尾後繫研槌。」乃云：「芭蕉道：『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奪卻你拄杖子。』老僧始觀如湧泉，得相續心；漸次觀如長江，得流注心；而今老僧究竟

看來，如大海一樣，得飽滿心。恁麼舉揚與諸方評唱，如堰鼠飲河，無過滿腹而已。」乃左右顧視，云：「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」進斯請上堂。以拂子召進斯，云：「汝昨日請老僧今朝為汝說法，與汝說父母未生前底法，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；與汝說父母生後法，六根具足，欠少甚麼？不免舉則現成公案，暫留大眾觀聽。昔迦葉問阿難：『世尊在日嘗道：「一言一句該括三十七品無邊法義。」何者是？』阿難云：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』汝還會麼？此四句，三歲孩兒也道得，八十翁翁行不得。諸惡莫作，十重四十八輕也；眾善奉行，三十心十地也。如是莫作、如是奉行，自淨其意，可以自利；如是莫作、如是奉行，是諸佛教，可以利人。雖然如是，不及水潦參馬祖，祖一蹋，潦蹶起，云：『百千法門、無量玅義，今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。』猶較些子。」以拂子擊一下，云：「截斷葛藤。」

總府陳公子發賢、工部陳公子光哲，叔姪脫白，請上堂。「曾將名字寄吾廬，八載形同事不虛。賢母倚門而日望，待親一杖墮金魚。綠袍頻換紫袈裟，記得靈山咐囑麼？祖禰蜀燕添五福，兒孫南北益三多。」

上堂。召斷冰師及葉、侯、余三人近前，云：「爾等乍來，即請老僧開示，老僧默然。知賓道：『乞和尚開甘露門，利濟群品。』老僧便笑。今又請老僧陞于此座，為爾等說法，老僧點頭。如是一默、一笑、一點頭，已是葛藤不少，那堪搖拽舌頭，更忉忉怛怛也耶？雖然如是，汝當善聽：利濟群品不易，開甘露門實難。何謂甘露？有世間甘露、有出世間甘露。何謂世間甘露？墻壁瓦礫、日月星辰、山河草木，眼之甘露也；鐘鈴鑼鼓、歌舞技唱，耳之甘露也；栴檀沉水，鼻之甘露也；酸鹹苦澀，舌之甘露也；冷煖怮細，身之甘露也；思量分別，意之甘露也。此是世間甘露也。何謂出世間甘露？照破諸色皆空，眼之甘露也；返聞聞性，耳之甘露也；離出入息，鼻之甘露也；緘默寡言，舌之甘露也；恒寂不動，身之甘露也；言思道斷，意之甘露也。此出世間甘露也。若門則應不言，而喻亦有說焉。《法華》云：『惟此一門，而復陝小。』祖師道：『入此門來，不存軌則。』《楞嚴》云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』水潦道：『一毛頭上，百千法門。』如是等門，若於此會得，就如樊噲之踏鴻門；若于此不會，則仍舊鄭州出曹門。老僧不是一說便了，直要汝等諸人各自努力。」便下座。

副臺蔣元魁母難，請上堂。顧左右，以拂子打圓相，召眾，云：「會麼？此乃蔣護法請啟也。且道：啟中說個甚麼？他道：『莫問當年金犢，聊為此際趙州。』此不是山僧為蔣護法說法，反是蔣護法為山僧等說法也。只如金牛飯，汝等諸人作麼生喫？趙州茶，汝

等諸人作麼生飲？忽有人出來道：『喫已喫了，飲已飲了。』饒汝喫了飲了，更要汝吐出始得。還會麼？上上之人舉起知有，中下之流未免心頭茫昧，到者裡只好與汝等說箇譬喻。此事如人學射，未慣習之時，高一箭、卑一箭，左一箭、右一箭，前一箭、後一箭，千箭、萬箭總射不上；及乎慣習之久，一箭中上紅心，高、卑，左、右，上、下，前、後，就如射大地一般，無有中不著者。且道：驗在于何？驗在慣習之久。今日蔣護法久習已熟，有穿楊貫虱之巧，一箭射到華嚴，正中三世諸佛圓光之中，佛也射著、祖也射著、老僧也射著、大眾也射著，就如射虛空一般，無有射不著者。因此，一箭之後，前箭、後箭相續不斷，只教他三世先靈咸超覺岸、現前檀越益壽延年，無有窮盡，永為法門金湯。」復顧左右，云：「只如老僧和汝諸人覿體承當，袒胸受箭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以拂子自點胸，云：「接饑枝上垂金果，消渴泉中湧碧流。」放下拂子，下座。

春日，上堂。「萬山林木森而高，一道嶮巇曲且遙。檗筆柁桃華正茂，看來無地著塵囂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「華嚴者裡一冬三箇月，牧得一群水牯牛，水草雖不甚調勻，卻也頭正尾正。」驀以拂子打圓相，復劃破，云：「今日為他八字打開。」又以拂子作鞭撻勢，云：「叱，叱！一齊趁出，只是不得犯人苗稼。若是犯人苗稼，鼻孔上被人穿上一條芒繩不得自由，莫怪老僧今日不與你門說破。」喝一喝。

癸亥冬結制，上堂。「紅爐云何施設？為煆鈍鐵頑鋼。倘有躍冶之金，不妨就中[跳-兆+孛]跳。有麼？有麼？」問：「華岩堂上大彰旗鼓，雲集四來，最初一句作麼生露布？」師云：「莫浪聞。」進云：「學人無耳，聞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相隨來也。」問：「解撾塗毒鼓，能舞太阿鋒。且道：阿誰境界？」師云：「是無面目人境界。」進云：「無面目有何境界？」師云：「喪卻窮性命。」乃舉：「趙州訪一菴主，問：『有麼？有麼？』主豎起拳。州云：『水淺不是泊船處。』又訪一菴主，問：『有麼？有麼？』主亦豎起拳。州云：『能縱能奪，能煞能活。』便禮拜。」師云：「有著前菴主豎拳，云：『突出難辨。』著後菴主豎拳，云：『好本多同。』因何趙州肯一箇？不肯一箇？著云：『舌頭還在趙州口裏，只要磨稜合縫便了也。』與此個事有何交涉？正所謂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藥。只須努力體取好，審實悟證，自在可期。」

光銳請上堂。舉：「『德山拓缽上法堂。』富嫌千口少。『雪峰晒飯巾次，云：「者老漢！鐘未響，鼓未鳴，拓缽向甚麼處去？」』獅子窟中無異獸。『德山便歸方丈。』貧憾一身多。『峰舉似岩

頭，頭云：「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。」』旃檀林中豈有雜草？『山使人喚頭至，云：「你不肯老僧那？」頭密啟其意。』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。『山次日上堂，果與往不同。』雲遍虛空蓋覆不著。『頭撫掌，云：「雖然如是，也秖得三年活。」』家富小兒驕。」遂顧左右，云：「老僧恁麼批判，還穩當也未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老僧只管鑽龜打瓦，一任諸方貶剝。」

長至，上堂。問：「今朝冬至節，拈香祝聖朝。未審太平時主人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深宮裏。」進云：「怪得六臣班不序，無路奉聖顏也。」師云：「古殿苔封。」進云：「如斯則化日初長，咸增意氣。」師云：「但得皇風成一片，不知何處是封疆？」乃驀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不解慈明貼榜文，不作洞山徹果桌。」遂拈香，插入爐中，云：「只拈一片老枯檀，奉祝當今多壽福。」

玄度大師請上堂。「老僧若作藥山、維摩，靜寂寂的不吐一辭，卻墮在嘿裏；若作雪竇、石門，絮絮叨叨水漉漉的，又墮在語裏。不墮嘿、不墮語，如何相為？」乃擲口一下，云：「口是禍門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鹽官上堂。云：『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槌，甚麼人打得？』眾無對。後有僧舉似南泉，泉云：『王老師不打者破鼓。』法眼別云：『但道不打，自然是破鼓。』應菴華祖云：『南泉撥亂飛灰，法眼埋兵掉鬥，更無一人性燥下得一槌。』乃顧左右云：『漆桶參堂去。』」師云：「南泉打破鼓，法眼補破鼓，華祖性燥下得一槌，又何嘗打著？爭如今日悉知上座下者一槌，使得老僧與汝諸人就如虎丘弔桶，一齊都到食堂裡，看觀世音將錢來買餬餅，放下手卻原來是饅頭。」遂以拂子打一圓相，云：「者是虛空鼓。」於中著一點，云：「者是須彌槌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還有麼？試再打看。」

上堂。「昨日，大器師同知賓上方丈，云：『明日某甲薄設粗齋，懇請和尚登臨華座，垂示法語，利益眾生。』老僧彼時嘿然。至晚，大器同維那領眾持啟，重重懇請，老僧亦默然。世尊掩室于摩竭、淨名杜口于毘耶、達磨面壁冷坐九年、藥山陞堂不吐一字，華岩兩次嘿然，還有契分也無？若有契分，何勞今日再鼓兩片皮，水漉漉的作甚？若無契分，好聽註。」舉：「雪峰問德山：『從上宗乘，某甲還有分也無？』德山便打，云：『道甚麼？』峰云：『不會。』明日請益，山云：『我宗無語句，亦無一法與人。』峰于言下大悟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昨日恁麼嘿、今日恁麼舉，并不曾吐露一詞。汝等諸人悟與不悟且置，且道：還有利益也無？聽取一頌：師子教兒不用別，教兒一味迷蹤訣。師兒反躑解翻身，總是恰時而應節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行能薦親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文殊為七佛之師，因甚出女子定不得？」師云：「如水益深。」進云：「下界罔明，因甚卻出女子定得？」師云：「如火益熱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切。」乃云：「虛空尺量風線繫，肩擔父母把空行。父母未生恒著念，四行能公能不能？」以拂子擊几案兩下。

重慶鎮左都督王差官偕楚成上人請上堂。「地僻山荒野逕遙，何緣專使屢勞勞？爍然明德光如日，幾度分暉暖我曹。」遂合掌，云：「願護法王公多福。」便下座。

新戒請上堂。「眼不著沙，山河大地向甚處著而云眼戒于色？耳不著滴，瀑布潺湲向何處著而云耳戒于聲？乃至意不著思，三世十方向甚處著而云意戒于法？眼不動不搖、耳不動不搖，乃至意不動不搖、色不動不搖、聲不動不搖，乃至法不動不搖，恁麼如水投水、似空合空，即不無此個不動不搖底，畢竟有甚奇特？」拋下拂子，云：「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」

解制，楊繼芳請上堂。問：「約束布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放開好。」進云：「解開布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出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？」進云：「還許觀山翫水、踏月穿雲麼？」師云：「莫亂走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隨緣體會，任運無憂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你不得做矮人觀場。」問：「不求法脫、不被法縛，是甚麼人境界？」師云：「怪得灑灑落落底。」進云：「結制時不減一物，解制時不增一物。結底是？解底是？」師云：「瑕生也。」進云：「解制後還有為人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畢竟以何法為人？」師云：「善為道路。」良久，乃云：「不縛不脫，灑灑落落；不增不減，瑕生照膽。為人一句，善為道路。」喝一喝。

上乘知事為陳資進父子披剃，請上堂。「天命離塵老不老，叱烏脫俗小非小，但能識得鞭羊法，那畔今時咸恰好。如何是鞭羊法？扁擔作笏。」

載升薦師，請上堂。作此◯，云：「天人群生類，皆承此恩力。且道：何者是靈源恩力？載升、錫飛二上座承來底，慧耳上人承來底。」復劃破云：「承來底是甚麼？我見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此。」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二終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三

門人光佛等編

晚參

除夕，晚參。「北禪賢禪師烹露地白牛、林野奇法叔煮透海烏雞，二老為人可謂豐且美矣，但叢林中不可損傷物命、賣弄腥羶，遭人檢點。幸而華嚴者裏也無白牛烹、也無烏雞煮，但只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，逢茶飲茶、遇飯喫飯。只此分歲，且道：與他二老是同？是別？萬國醉心嘗大鼎，相逢攜手蹈高臺。」

晚參。「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河下篩鑼擂鼓、寺前犬吠驢鳴，客船上打寬、神廟中唱戲，字冰塗山、燈籠露柱，俱皆是境。心如何隨？境如何轉？性如何認？」時有僧云：「謝茶。」師云：「鞏縣。」僧不語，師云：「認得底，許你無憂；認不得底，莫道無憂好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慈明參汾陽，陽揣其志，必詬罵。明一日請益，汾陽以杖逐之，明擬申救，汾陽以手掩明口，明大悟，云：『今日始知臨濟道出常情。』」師云：「華岩習氣不除，敢私淑古人？爾等若向老僧上堂、小參、入室、考工、晚參時，識得此人，只具一隻眼；若要雙眼圓明，須是向老僧痛打痛罵時識取。若也飲氣吞聲，又非丈夫覿體承當，難為湊泊。畢竟如何？見義不為非勇士，臨危不變始驚群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香嚴道：『此事如人上樹，手不攀枝、足不蹋枝、口啣樹枝，有問祖師西來意，不答違問、答則失命。答底是？不答底是？』」眾無語。師乃云：「當時香嚴恁麼問時，會中有箇虎頭上座出來道：『樹上即不問，即今未上樹，請和尚道。』香嚴呵呵大笑。後雪竇舉云：『樹上道則易，樹下道則難，老僧上樹去也，致將一問來。』香嚴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，等閒立箇問端，只是險絕無比。虎頭、雪竇二俱作家，一箇上樹了下不得、一箇下樹了上不得，所以望影猶難，要見香嚴亦未可在。今日華岩與諸人別恣一路，要與香嚴同一鼻孔出氣。」遂吐舌云：「會麼？殊不知：人人口內啣一樹枝，放之不下、拈之不起，吞之不得、吐之不得，日用動靜、開口閉口、穿衣喫飯、行住坐臥，皆是喪身失命處，只因不覺，所以命根不斷耳。還見香嚴為人處也無？欸乃一聲船子曲，善歌漁父和難齊。」復頌云：「香嚴用活句，捨身命為人。虎頭與雪竇，樹枝未黏唇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楊岐依石霜總院事甚久。一日霜出，雨忽作，岐偵之小徑，既見。著語云：『捉得賊了也。』又云：『好面孔。』遂搦住云：『者老漢須與我說，不說打你去。』著云：『贓物現在。』又云：『有理難伸。』霜云：『監寺知是般事便休。』著云：『詣實通供。』又云：『將錯就錯。』語未卒，岐大悟。著云：『敗闕不少。』又云：『學圃驚雷。』即禮拜於泥途。著云：『有先鋒，無殿後。』又云：『詐敗佯輸。』問曰：『狹路相逢時如何？』霜云：『你且躲避，我要去那裏去。』著云：『熟處難忘。』又云：『一身都是膽。』岐歸。次日，具威儀，詣方丈禮謝。著云：『轉見不堪。』又云：『前箭猶輕後箭深。』霜呵云：『未在。』著云：『蓋覆。』著又云：『賊是小人，智過君子。』」復召大眾，云：「會麼？德玉未見先師時，聞先師飲酒食肉，疑終不決。及見先師，先師云：『老僧以酒肉為隱，令人信不若令人疑。』玉於言下如日銷冰。玉閱諸錄，見楊岐輔石霜為監寺時，明多山行，岐偵之小徑，既見問道，言下大悟。玉猶怪『你且躲避，我要去那裏去』之語，大率是德玉無量劫來情見未獲乾淨，故爾猶怪。溈山道：『絲毫情見未盡，便是生死根本。情見盡處，當究其盡之所以。』如人長在家，愁甚麼家中事不辦？若人長在家，則婬房酒肆、肉案歌樓咸為發覆，況至人全體無欠無餘？如金剛王寶劍，嬰其鋒者失命；如塗毒鼓，遠聞者死。況其邇乎？而今季代禪流，不肯苦心諦觀古人作用、深思古人言句，只貴現成平實明白便了也。疑此行者寡，舉此語者希。先師怕見人耶？何以酒肉為隱？明多山行，禪者問道，多失所在，亦似怕人見一般。岐既見求說，霜云：『知是般事便休。』語未卒，岐大悟。節節淆訛，又問又答。『你且躲避，我要去那裏去。』更是難會。二老行言，第一不得作佛法商量，若作佛法商量，入地獄如箭。」

晚參。「佛法不離四威儀，非言過便了，必行言始得。」遂起身遶几案一匝，云：「豈不是行？」立地云：「豈不是住？」復座，云：「豈不是坐？」垂頭于几案，云：「豈不是臥？」時一僧云：「漏逗不少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用得四威儀，汝等被四威儀用。所以趙州道：『老僧使得十二時，汝等諸人被十二時使。』汝等要使得十二時，須是向四威儀中體取；要用四威儀，須十二時中莫教有一彈指頃空過。還見趙州麼？」乃拍左膝，云：「只者是。還見華岩麼？」拍右膝，云：「只者是。乾峰云：『舉一不得舉二，錯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』」師顧眾，云：「且道：一作麼生舉？」時有僧云：「問取無言童子始得。」師云：「乾峰大似冰凌上行、劍刃上走，小膽太過。華岩則不然，舉一一任舉二，蹉過一著，落七落八。且道：如何是二？空劫已前、母未生時，死了、燒了，豈不是

二？乃至折旋俯仰、舉足下足、行住坐臥，豈不是二？華岩具甚手眼，敢與古人翻案？一有多種，二無兩般。」
結制前夕晚參。師召大眾，云：「盡十方世界都盧是一箇禪堂，結則普天匝地結，在山結山、在水結水、在草結草、在木結木，不獨在華嚴也。在水單者水單上結、在火單者火單上結、在廚廚結、在庫庫結、在旦過旦過結、在諸寮諸寮結、在方丈方丈結，不獨在禪堂也。者些說話且置，只如大殿門口化錢爐作麼生結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生鐵鑄就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雪峰云：『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，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，法堂前與汝相見了也。』保福問鵝湖孚：『法堂前即不問，作麼生是望州亭、烏石嶺相見處？』鵝湖驟步歸方丈，保福入僧堂。」師云：「有的道：『明露秋光，暗含春色。』有的道：『官不容鍼，私通車馬。』有的道：『者一夥販私鹽漢有甚憑據？』老僧者裏總不與麼，二郎關與汝相見了也、佛圖關與汝相見了也、法堂前與汝相見了也、二時喫粥喫飯與汝相見了也，遠也見、近也見，朝也見、暮也見，且道：見箇甚麼？」驀以拂子擊几案，云：「無諱處。」
晚參。「蕭繼衝請雲峨開示，峨拍禪床三下，云：『會麼？』衝云：『不會。』峨云：『你若不會，我與你下箇註腳。』遂遶禪床一匝。衝云：『某甲亦隨和尚步步走。』峨云：『師子咬人，韓盧逐塊。』」師云：「雲峨法兄恁麼機用全備，煞活齊彰，照用同時，人境俱奪即不無，要得入理深談，落草開示大遠在。華岩則不然，設使繼衝請華岩開示，華岩亦拍禪床三下，云：『會麼？』衝若云：『不會。』華岩亦與他下箇註腳，便放身臥。何以如此？不惟截斷繼衝腳跟，更要免他韓盧逐塊。」
晚參。僧問：「汾陽罷參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意謂沒箇薦得的人。」進云：「華岩夜參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古今無二道。」進云：「就中莫不有大士麼？」師云：「不是全無，只是希有。」乃舉婆子燒菴話畢，云：「者僧道：『枯木倚寒岩，三冬無煖氣。』是有過？是無過？若云有，過在甚處？若云無，婆子何故恁麼？以老僧看來，者僧答話明如日月，潔似冰霜，可謂有本矣。云何猶不稱婆子意而逐出燒卻菴？還委悉麼？研卻月中桂，青光轉更多。」
因鋒煙相逼，晚參。「父母未生前，原來有箇甚麼？本自天下太平、民豐物阜，只為有生之後有此身，便有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千頭萬緒從此始矣，致令眼隨色變、耳逐聲遷，六處紛紜惑亂，心君不能自主。要得六處寧謐，一心不亂，除非是將內六根、外六塵、中六識一齊放捨，捨亦復捨，一總付之于不可逃之定業，則父母未

生前話頭迥然突露，不安而自安也。脫或不然，身在安樂之地、心在憂虞之鄉，將父母未生前話頭拋在無事甲裏，任他塞壑填溝，著甚死急？咦！只恐荊棘林中下腳易，月明簾外轉身難也。莫怪老僧不與你們說破。」

晚參。僧舉：「僧問虎丘：『九旬禁足，此意如何？』虎云：『理長則就。』是何道理？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道理？」進云：「僧云：『只如六根不具底，還禁得也無？』虎云：『穿過鼻孔。』意在於何？」師云：「按牛頭喫草。」進云：「僧云：『今日學人小出大遇也。』虎云：『降將不斬。』是賞？是罰？」師云：「我王庫內無如是刀。」進云：「僧云：『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。』虎云：『停囚長智。』是肯？不肯？」師云：「說甚停囚長智？正是因事長智。」師復云：「老僧不恁麼，爾從頭問來。」僧便問：「九旬禁足，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逼蛇化龍。」僧云：「六根不具底，還禁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甕中不曾走卻鱉。」僧云：「今日學人小出大遇也。」師云：「一任[跳- 兆+孛] 跳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。」師云：「貓兒尾上繫研槌。」僧作禮，師云：「且道：與虎丘是同？是別？」僧云：「恩大難酬。」師云：「再與頌出：嚴霜苦雪去還來，片片飛花點石臺，分付菴童忙掃卻，莫教詩客又囊歸。」

機緣

師參蒙山曉元大師，元問：「聞你曾業儒，是否？」師云：「不甚通。」元云：「吾無隱乎？爾無隱箇甚麼？」師說道理，元不肯。師力參日久，元問：「無隱箇甚麼？」師仍無對。元乃喚師，師應諾，元便歸方丈。師隨入，問云：「喚德玉作甚麼？」元云：「攢火。」師便攢火，元便出。師於斯知有，乃呈偈云：「蒙垂無隱，塵寰皆遍。庖丁解牛，赤心片片。數日茫茫，絲毫不薦。急處一提，卻較一線。恩不同期，貧心時獻。」元改末句云：「金須百鍊。」

師參大隨，問：「百丈耳聾，利害在甚處？」隨云：「即今汝聾麼？」師作聽勢。隨云：「何不喝？」師云：「不敢草草。」隨以火箸打火爐，云：「是非爾所知也。」師便拜。隨云：「見甚麼？」師又拜。云：「放過即不可。」便出。隨追至門，把住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師提起坐具，向空中劃兩劃。隨云：「且莫搖鈴子。」便推出。

師復參曉元於極樂，進門便問：「登山涉水程途事，覿面相呈時若何？」元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師云：「與麼則同歸少室也。」元云：

「猶隔山在。」師提起坐具，云：「者箇隔幾許？」元云：「三日不相見。」師云：「是何言歟？」禮拜便出。

師參草堂離指和尚。在簷下坐，問師：「甚處來？」師云：「梓童。」離云：「梓童向你道甚麼？」師云：「自在廊幕下。」離云：「恁麼不曾從梓童來。」師拂袖入堂。

師到梁山，問雙桂和尚：「草蹊脫卻，雙桂缽袋，高閣金城，覿面相呈，請師荅話。」桂作聽勢，師云：「謝師荅話。」桂云：「你道我答你是甚麼話？」師便拜，桂顧傍椅子，云：「坐。」師又拜云：「不可放過。」桂呵呵大笑。

一日，雙桂問師：「如何是活句？」師豎起拳。「如何是死句？」師展開掌。「如何是不死不活句？」師撒手便行。桂乃證之以偈云：「捏拳展掌露家私，撒手逍遙一並齊。橫骨暗抽容易得，舌頭明墮少人知。」

師到二祖，問雪臂和尚：「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因甚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？」臂云：「天無四壁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偪塞虛空去也。」臂云：「你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師拂袖便出。臂喚師，師應諾。臂云：「有茶，把一鍾來。」師便轉身禮一拜而出。

師至汴鄢乾明。茶次，武鄉令鵬溟梁居士問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錯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且道：一作麼生舉？」師以茶奉士。士云：「師所賜，理合當飲。」舉鍾便飲，師云：「刺腦入膠盆矣。」士云：「應皆作禮。」師云：「也不消得。」

師同連江令顯允梁居士坐，論「狗子無佛性」話。師云：「且道：你狗子即今何在？」士云：「只在者裏。」師云：「者畜生。」士擬議，師示以頌云：「趙州狗子無佛性，朝朝只在門前困，忽然遇箇賊人來，一口斷卻渠性命。」

師至古鄭國，同趙生員看燈圖。趙云：「德山棒，臨濟喝，莫便就是他麼？」師顧傍僧，傍僧云：「趙相公好熟公案。」師云：「熟也熟，只不知落處。」趙云：「特來領教。」師向趙背上撫一掌，云：「會麼？」趙擬議，師笑云：「果然不知落處。」

師冬乾明，同石華、顯允、鵬溟茶次，允以果子奉師。師云：「飽也。」華云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。」鵬云：「師從北來當道，一口吞卻五臺山。」師取箸放一隻在華前，放一隻在鵬前，云：「吸西江底，吞五臺底，請試吞者箇看。」二俱無語，師乃收卻，云：「原來是古廟石師子。」

衣水道人舉：「斗山問國符座主：『德輶如毛，因甚民鮮克舉之？』符云：『霸王力能扛鼎，不能自舉其身。』」衣水又問出冶，冶云：「盡在裏許。」又問師，師云：「放下著。」衣云：「前兩人何若？」師云：「符座主，奴也。斗山未具擇法眼。當時

待符恁麼道，何不與一拶？既力能扛鼎，因甚不能自舉其身？符未必又將白文作註解也。出冶自了未得，一箇沒量漢被一莖毛蓋卻。」衣云：「舉尚不可，放下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蒼天，蒼天！你道舉不可得，你每日間穿衣喫飯底漚？殊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」衣云：「鵝王擇乳，素非鴨類。」

師問僧：「油盡燈滅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遍界不曾藏。」師云：「從來疑著者漢。」僧云：「和尚爭見得？」師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一僧云：「偪塞虛空。」師云：「只道得一半。」僧云：「那一半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

僧問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。未審心識何依？」師咳嗽一聲，僧擬議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喫鹹瓜子多了。」

衣水道人舉：「僧問雲峨和尚：『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。因甚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？』峨云：『溝壑易填，人心難滿。』」問師何如，師云：「此乃明白恰好死語也。」衣便問：「既是十劫坐道場，因何不成佛道？」師云：「疑殺古今人。」衣猶譻應，師示以頌云：「端妍嬌面露些些，因甚還將衫袖遮？疑殺古今人莫數，半思半憾滿天涯。」

鵬溟問：「僧問趙州：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』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鐵壁，鐵壁。」又云：「州云：『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』又何如？」師云：「銀山，銀山。」即頌云：「問頭如鐵壁，荅話似銀山。堪嗟未悟者，千難與萬難。」

師同一僧論女子入定機緣，一僧近前云：「大家受用。」師拂袖轉身，云：「吾為汝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去也。」僧近前以袖拂地一下，師云：「非子不肯承當。」

一僧向師前低首云：「昨那兩字承教，甚是痛快。」師云：「不敢。」又僧云：「是那兩字？」師以指向空中作一圓相，僧擬議，師拋向一邊，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情知你認他不得。」

師同僧看偈次，僧云：「此兩句好。」師云：「好作轉語。」僧目師，師笑。僧云：「者一笑也作得轉語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忘卻。」

師見天華，華握杖相待。師至，華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師云：「與他一頓何如？」華云：「渠無氣力。」師云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華云：「謝箇甚麼？」師乃哭兩聲，華便打，師接著拄杖送兩送，華擬開口，師撒下拄杖便出。

華問師：「普眼因甚不見普賢？」師左旋一匝未竟，華便打。師卓然而立，華又打。師復右旋一匝，華默然。師卓然而立，華云：「再旋一匝看。」師歸眾。忽一僧不肯，近前問師：「普眼因甚不見普賢？」師云：「刀不自割，趾不自躅。」僧云：「一念靜中因

甚見普賢乘象空中出現？」師云：「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。」僧點頭，師云：「你只好到得者裏。」
僧問：「泗州大聖因甚楊州出見？」師踢出一隻履，云：「蹋破了也。」
一僧收茶鍾，一僧問師：「者箇得與麼白？者箇得與麼黑？」師以袖一總掩卻，僧無語。師云：「妙玉本無瑕，雕文喪君德。」僧復無語。傍僧云：「好聯詩。」師云：「無人和得。」
僧隔窗問：「一切人皆於師處有領會，何故不慈悲我？」師云：「進門來。」僧佇思。師云：「盡大地是解脫門，把手牽你行不得。」僧云：「更乞方便。」師云：「但入門來，別無方便。」僧便進，云：「來也。」師指椅，云：「坐。」僧便坐，師便休。
師在福嚴時，同數僧至桐鄉。忽城門閉，一僧於高石上坐，一僧云：「太高生。」彼僧云：「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」僧云：「既是天上天下唯你獨尊，因甚入桐鄉城不得？」彼僧無語。僧問師，師云：「大象不遊兔徑。」僧云：「好與三十棒。」師云：「謝子殷勤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何勞錦上鋪花？」
師至棲賢。茶次，賢問師法號，師云：「自曉。」賢云：「既是自曉，又來作麼？」師云：「若不自曉，怎得相見和尚？」賢云：「腳跟下好與三十拄杖。」師云：「謝盛設。」賢云：「恁麼則刺腦膠盆也。」師云：「偃鼠飲河，無過滿腹。」
至金陵，與一僧抬水次，忽一犬過，師云：「四面無路，從何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從家裏來。」師云：「者畜生。」僧云：「金毛師子。」師云：「試哮吼看。」僧擬對，師云：「將謂將謂，元來元來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賊過張弓。」僧擬再進語，師云：「度扁檐來。」
在金陵，摘槐次，僧問：「香嚴上樹」話未終，師云：「若有人問我祖師意，我斷荅他不得。」僧云：「答了也。」師云：「莫謗他好。」僧云：「為甚不承當？」師以一枝槐向僧擲，云：「接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開門造車的道理？」師云：「去然香來。」僧然香至，云：「香即然來，會即不會。」師指爐，云：「插在裏許。」僧便插，師云：「不惟開門解造車，而且閉門亦合轍。」僧點頭作禮，師云：「百年一夢。」
僧送拄杖至，師接。僧云：「恭賀和尚。」師便打。僧禮拜，師又打。僧又禮拜，師放下拄杖。又一僧呈拄杖，頌云：「七尺烏藤活卓，撐拄世界乾坤。拈來打佛打祖，衲僧箇箇落魂。殺活當機全體用，令人腦破血淋淋。」師接得，置下不顧。僧目師，師拈杖便打。僧禮拜，師又打。僧擬議，師直打出方丈。

師問僧：「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受用不盡。是那一指？」僧云：「是和尚道著。」師云：「你也道看。」僧云：「不離當處常湛然。」師云：「此是永嘉的。你的甓？」僧云：「學人無語。」師云：「情知你無語。」

師問剖石：「石剖也未？」石云：「不敢造次。」師云：「何妨？」石以香盒拈向一邊。師云：「剖後如何？」石云：「血滴滴的。」師云：「更道看。」石問訊退，師休去。

師問僧：「我緩緩問，你緩緩答。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良久，便問僧：「你適纔道是。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鷂子過新羅。」

僧問：「家家有路透長安，如何是華嚴路？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僧遶一匝。師云：「鐵蛇橫古路又作麼生？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中毒了也。」

師問三淵：「打七來兩日也如何？」淵擬對，師便打。淵豎拳，師復打，云：「賊過張弓，堪作甚麼？」淵後入方丈請益，師問云：「無隱箇甚麼？」淵仍豎拳。師云：「休鼓風力。」淵作女人拜，師不肯。淵舞坐具，師云：「一處不通，兩處失功。」淵云：「請和尚代一轉語。」師云：「遍界不曾藏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有相？」師豎起拂子。進云：「如何是無相？」師放下拂子。進云：「如何是不有不無相？」師云：「退後三步。」僧近前三步，師云：「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何不再進一語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」

一日，階下一土狗為蟻所困，一僧救之。師云：「不救傷生、救則奪食，二俱失慈。救即是？不救即是？」僧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師云：「與麼見解，參禪何益？」僧即問師，師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僧佇思，師便喝。僧云：「某甲恁麼道，何言不是？」師云：「是你不是。」師即說偈云：「不悟通身口，心生法法咎。鸚鵡雖會言，道得不知有。」又一僧云：「土狗性命在某甲手裏。」師云：「你做蟻猶未得。」師亦示偈云：「見境生情，法法有乖。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」一僧云：「二俱不取。」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亦偈云：「二俱不取，蒼天！蒼天！徐六擔板，只見一邊。」一僧云：「救。」師云：「不救失慈，救亦失慈。乘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」一僧云：「不干某甲事。」師云：「一家有事百家憂。」僧云：「無著處。」師亦示偈云：「何哉大丈夫，不肯入荒草。推過怕承頭，膠盆已刺腦。」一僧云：「護生須是殺，殺盡乃方休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者箇道理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僧云：「某甲道了也。」師

云：「差十萬八千程在。」亦偈云：「語尚有滲漏，情見幾時虛？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

師一日問眾云：「善侍者置瓦子於石上，真點胸無語，作麼代他下得一轉語，免善侍者癡禪之誚？」一僧以扇子拈向一邊，師云：「我六月問你，你拈扇子；我臘月問你，拈甚麼？」僧豎一指，師云：「兩箇。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癡禪！癡禪！」又問一僧，僧揲卻經，師云：「你無看經分也。」僧便展開，師云：「救得一半，也只是箇癡禪。」

一僧呈趙州狗子頌，師接得便看，中有「抖擻也抖擻」之句，師云：「你試抖擻看。」僧以扇子向一邊扇，師云：「好狗子！善抖擻，不解咬人。」一僧云：「他年老。」師云：「你抖擻看。」僧過一邊立，師云：「好狗子！善抖擻，不解咬人。」

僧問：「情忘心盡處如何轉身？」師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僧便拜，師攔頭一蹋，僧蹶起，云：「因甚漆桶不快？」師便喝，隨聲又掌，僧又作禮，師云：「你既漆桶不快，怎解作禮？」僧作舞而出，師呵呵大笑。

一僧深夜入方丈，問未竟，師便打。僧擬開口，師又打。僧作忍棒勢，師連打，呼傍僧云：「與我將火來，就者裏遷化。」僧方禮拜而去。至次日早，上方丈，白云：「某甲作蒙和尚激發，大事因緣會得了也，只是覓他蹤跡不著。」喝一喝便出。師使人喚至，問云：「靈雲見桃花而悟，玄沙因甚不肯？」僧以手掩師口，師笑云：「猶弄手腳在。」僧便出，師復呼僧，僧應諾不回，師云：「入膏肓了也。」

師問一僧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僧遶一匝歸眾，師云：「未在。」僧復出，師云：「北斗藏身是甚麼意旨？」僧豎拳，師云：「死了燒了又作麼生？」僧乃豎拳，師連打兩竹篦。

入堂。舉：「黃龍誨機問巖頭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頭云：『你解救瞌麼？』機云：『解。』頭云：『救瞌去。』機又問玄泉，泉拈起皂角，云：『會麼？』機云：『不會。』泉放下皂角作洗勢，機便作禮，云：『原來佛法無別。』泉云：『你見甚麼道理？』機云：『某甲問巖頭，頭云：「你解救瞌麼？」豈不是解粘？今日和尚拈起皂角亦是解粘，所以道無別。』泉呵呵大笑，機乃有省。」師乃問眾云：「誨機悟處得力，在救瞌耶？在拈皂角耶？」眾下語不愜，師代云：「更使玄泉笑轉新。」又云：「和尚問處不在者兩頭。」即頌云：「救瞌拈皂角，知解亂如麻，也得資糧益，一笑始歸家。」又云：「巖頭恁麼道，救瞌也不差。不因樵子徑，爭到葛洪家？玄泉拈皂角，皂角也不惡，洗淨弊垢衣，脫了打赤膊。」時有僧著語云：「萬丈深潭清徹底。」師即以偈示之

云：「萬丈深潭清徹底，半途而已未歸家，不知月落潭無影，玉本無瑕亦有瑕。萬丈深潭清徹底，拈來便用不須疑，自家本有精神在，奮迅承當師子兒。」
師考工看簽，呼云：「雪林！」林出，師豎起簽，云：「拈起則山河大地、十法界、十二類眾生、三世諸佛、百千法門、無量妙義盡在者裏。老僧放下時，你道一切在什麼處？」林歸本位，師歸方丈。
一日，師同數僧商量做工夫。一僧云：「做到前後際斷始得。」師云：「前後際斷猶被正知見礙在。」一僧云：「既是前後際斷，有何正知見礙？」師云：「若果到此，正好喫棒。如不逢人打脫，所以有礙。藥能去病，藥亦是病；藥若耽守，其病更甚。」僧作禮，師攔頭一蹋，僧起拂袖便打，師云：「未信你在。」
師問一僧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城中來。」師云：「見甚奇特事？」僧云：「無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空走也。」僧云：「見纔舖面。」師云：「又道無。」又問一僧：「見甚奇特事？」僧云：「無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空走也。」僧云：「若不空走則有也。」師笑云：「也只道得一半。」
師問僧：「文殊為七佛之師，因甚出女子定不得？」僧云：「從來不借他人力。」師云：「罔明因甚卻出女子定得？」僧云：「觸著磕著。」師云：「文殊不及罔明耶？」僧便拜。師云：「弓折箭盡也。」
師問僧：「無邊剎海，自、他不隔於毫端。因甚菴內人不知庵外事？」僧云：「官不容鍼，私通車馬。」師云：「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因甚今日不知明日事？」僧云：「有水皆含月，無山不帶雲。」師云：「雪峰道底。」
師問僧：「三界惟心，萬法惟識。死了、燒了，何為心識？」僧豎起拳。師云：「死了、燒了，阿誰豎拳？」僧仍豎拳。師云：「生鐵鑄就即不無，兩片皮交閣在甚麼處？」僧便拜，師便打。次日，復以前語詰之，僧仍豎拳。師云：「昨日道過了。」僧云：「一回拈出一回新。」師打云：「放你不過。」
師問僧：「誰？」僧云：「兩眼對兩眼。」師云：「你燒作一堆灰。老僧燒作一堆灰又如何？」僧云：「遍地是黃金。」師云：「試抓兩把呈似老僧看。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僧入，師云：「如何是世尊不說說？」僧默然，師便打，僧便喝。師云：「如何是迦葉不聞聞？」僧又喝，師又打，僧近前把住柱杖，師云：「我與你相打耶？」僧云：「當仁不讓。」師放下柱杖便坐，僧便作禮。

僧入，師云：「看蹋著。」僧便蹋。師云：「未入時鄣？」僧連蹋兩蹋。師云：「三蹋、四蹋後又作麼生？」僧拂袖便行。師云：「也是風力所轉。」

僧入，師云：「如何是世尊不說說？」僧云：「不說說又說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如何是迦葉不聞聞？」僧云：「不聞聞又聞箇甚麼？」師便打，僧便拜，師直打出方丈。

師問僧：「如何是德山末後句？」僧云：「道不出。」師云：「密啟其意又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拽不入。」師云：「因甚師遭徒記？」僧云：「教得孩兒解罵爺。」師云：「不謬華嚴悅眾。」

師問僧：「無夢無想，主人公在甚麼處？」僧番轉蒲團。師云：「有夢有想時又如何？」僧又番轉蒲團。師云：「老僧燒作一堆灰、你燒作一堆灰，還弄得者箇麼？」僧一邊叉手立。師云：「好與三十拄杖。」

僧請益云：「某甲話頭不明。」師云：「穿衣時誰與汝束帶？喫飯時誰與汝把箸？」僧云：「本來面目。」師云：「又道不明。」僧云：「不與某甲相干。」師云：「甚麼與你不相干？」僧便放身臥。師呼傍僧云：「將火來燒者死漢。」僧起云：「是空底。」師云：「若是空底，怎解與麼？」僧便拜。師云：「好與兩蹋。」

僧問師：「僧問興化：『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』化云：『打中間底。』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云：「退後。」僧退後，師云：「打甚麼底？」僧云：「某甲則不然。」師云：「打中間底，意旨如何？」僧云：「不打南，不打北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有甚麼過？」

僧入，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一玄？」僧豎右手。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二玄？」僧豎左手。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三玄？」僧問訊。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一要？」僧以袖右拂。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二要？」僧以袖左拂。師云：「如何是第三要？」僧揖。師云：「你底舌頭誰割去了？」僧云：「今日痛。」師笑之。

僧入，師於棹上畫一圓相，中書一字，僧右手抹卻。師又畫一圓相，中書十字，僧以左手抹卻。師又畫一圓相，中書卍字，僧拂袖而出。師云：「好與三十拄杖。」

僧入，師云：「高峰閉死關，意旨如何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中峰侍死關，意旨如何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鈍漢！」僧近前，云：「見那些鈍？」師便打。僧接住拄杖送兩下，師放下拄杖，僧把得拋向一邊，師云：「枯骨上有甚麼汁？」

一老僧禮拜次，師云：「你年老也要喫棒麼？」僧云：「年老性不老。」師連打兩棒，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風聲水響。」師云：「通身是口視不及，通身是眼說不徹。」

師問僧：「北禪賢烹露地白牛，汝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血濺梵天。」師云：「林野奇煮透海烏雞又何如？」僧作嘔吐勢，師云：「饒你吞吐得，也放你不過。」便打。
師問僧：「年窮歲盡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大盡三十日，小盡二十九。」師云：「王老夜燒錢，又是何意？」僧云：「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。」師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便打。
師問僧：「北禪賢剖露地白牛，意旨如何？」僧禮拜。師云：「莫禮拜。林野奇煮透海烏雞又如何？」僧便出。師呼僧云：「轉來。」僧便轉來。師云：「我怕你救不得了去。」
僧入，師問：「死了、燒了，誰為徹我？」僧便拜，師云：「死了誰拜？」僧便喝。師云：「燒了誰喝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且燒者一喝看。」師便喝。
師仝雪君暨屠居士遊溫泉。雪君將浴，喫餅次，屠居士云：「大家來喫湯餅會。」雪君云：「此處可名洗兒泉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九龍吐水也未？」君云：「恨不自脅下出也。」師提起患珠作痛聲，屠居士云：「此老倒會捏怪。」師頌曰：「入水求人兩意符，九龍吐水沐金軀。母云不自脅間出，痛徹山僧一串珠。」
師問僧：「松柏不在，你在否？」僧云：「不在。」云：「抵對者誰？」僧云：「松柏。」云：「亂走作麼？」僧云：「荷和尚鑒。」
師問僧：「雪覆千山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歸方丈。」云：「作麼？」僧云：「向火恐天氣冷。」
師問僧：「如何是德山會得底末後句？」僧云：「泥多佛大。」云：「果與往昔不同。甚麼不同？」僧云：「水漲船高。」云：「果然只得三年活。因甚師遭徒記？」僧云：「新婦騎驢阿家牽。」云：「未在。」
僧問：「塗毒鼓是什麼意？」師自摑口云：「向你說，老僧有無量罪過。」僧便禮拜。師攔頭一踏，云：「你還會塗毒鼓麼？」僧掩耳而出，師便歸寢室。
問：「如何是大句？」師云：「問甚麼？」僧又問，師顧傍僧云：「有雄黃麼？」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喝云：「一對無孔鐵鎚。」
師問僧：「甚麼物恁麼拜？」僧云：「地水火風。」師云：「地水火風消散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盡在者裏。」師云：「既消散盡，誰在者裏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僧入，師云：「前者老僧答你道：『且放你過。』有兩負門。且道：過在老僧？在上座？」僧云：「過在某甲。」師便打。僧便拜，師又打。僧擬開口，師直打出方丈。

僧入，師打一拄杖，云：「道！」僧便拜。師又打一拄杖，云：「道！」僧又拜。師連打兩拄杖，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僧擬議，師笑云：「拜不得了。」又僧入，師打一拄杖，云：「道！」僧便喝。師又打一拄杖，云：「道！」僧云：「不道！」師連打兩拄杖，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僧云：「不道！不道！」師放下拄杖，僧便拜。

師問深信汪西堂：「黃檗打臨濟，濟何故不即掌，只要見大愚後方纔與麼？」信云：「某甲總不與麼。」師便打一如意，云：「老僧要按牛頭喫草。」信便與師一掌，師放下如意，深信便出。師與偈云：「逼爾懸崖撒手，果然直下承當。一掌打得如意，胸合佛祖心腸。」

載升書記纔入，師便拈拄杖，云：「你覺林有者箇麼？」升云：「撐天拄地。」師云：「又來作麼？」升云：「拄地撐天。」師便打。升云：「圓旭不辭，恐煩尊力。」師復打，云：「拄地撐天箇漢，區區兩次何求？怒起無明老子，極麤一棒打頭。」

僧問師：「如何是親切句？」師云：「未問時親切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轉身句？」師云：「你從那裏來？」僧云：「如何是異類句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恁麼答汝，汝還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同類句尚且不會，何況異類句？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末後句？」師云：「你不服老僧騎耶？」

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滿地好嚴霜。」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凍得人徹骨。」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昨夜寒更甚。」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老僧頭將類山頭。」

僧辭，師問：「甚處去？」僧云：「城中去。」師云：「作甚麼？」僧云：「有箇甚事？」師云：「學道人無剪爪工，向外覓甚麼事？」僧云：「已著草鞋了也。」師拈拄杖劃兩劃，云：「汝昨道：『不入虎穴，爭得虎子？』虎穴已開，汝作麼生入？」僧便拜，師便打。僧拂袖，師又打。僧接住拄杖喝一喝，師撒下一頭，僧亦拋向一邊。師歸寢室，僧亦隨入，作禮，云：「發超觸忤和尚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冤深似海，吾道豈能久持？率性更與一頓，徹骨徹髓蒿枝。」

僧求易雙桂派，師云：「汝出家幾年？」僧云：「四十年。」師云：「汝師何人？」僧云：「沒去處。」師云：「是何言也？」僧云：「發源到此，水窮山盡了也。」師云：「四十年來向外求，而今一旦野心休，水窮山盡言相契，故我嘿然而點頭。」

問僧：「汝名大器，大即不無，是甚麼器？」僧頓足一下，云：「和尚也認他不得。」師云：「百碎了也。」僧近前，師拈拄杖，

僧作怕勢。師云：「畏煙不加以火。」僧便拜，師放下拄杖，云：「貪生怕死漢。」
問僧：「昨清淨本然話，一般問，一般答，因甚後悟前不悟？」僧云：「水到自成渠。」師云：「猶在老僧圈繢裡。」僧云：「好本多同。」師云：「墮在毒海。」入室畢，僧復入，淚云：「某在別處橫說豎說得，到者裏啟口不得者，何也？」師云：「我為你說箇譬喻，得麼？」僧云：「乞和尚慈悲。」師云：「如肚饑人坐在飯籮裏喫不徹，你還會麼？」僧便躍然喜。
師問僧：「綿亙十虛者是箇甚麼？」僧云：「澹煙籠翠竹。」師云：「不落數量又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薄霧滴青松。」師云：「汝名亙一。」僧云：「千峰聳翠。」師指火爐，云：「老僧與闍黎俱燒作一堆灰，誰向千里外垂手？」僧便踏火爐一腳。師拈拄杖，僧便喝，師便打，僧接住拄杖，推兩推，師掌云：「我與你相打耶？」僧便拜，云：「放過即不可。」師云：「相打沒甚好拳，相罵沒甚好言。此報終須有報，記汝可絕吾煙。」
師問僧：「古渡無人是何境界？」僧云：「未開口前勘破也。」師云：「古渡有人又是何境界？」僧云：「沒識得者箇消息。」師云：「但得皇風成一片，不知何處是封疆？」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三終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四

門人光佛等編

拈古

百丈一日侍馬祖行次，見一群野鴨飛過。祖云：「是甚麼？」丈云：「野鴨子。」祖云：「甚處去也？」丈云：「飛過去也。」祖遂扭丈鼻，負痛失聲。祖云：「又道飛過去也。」丈於言下有省，卻歸侍者寮，哀哀大哭。同事問曰：「汝憶父母耶？」丈云：「無。」曰：「被人罵耶？」丈云：「無。」曰：「哭作甚麼？」丈云：「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。」同事曰：「有甚因緣不契？」丈云：「汝問取和尚去。」同事問大師曰：「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，在寮中哭？告和尚，為某甲說。」大師曰：「是伊會也，汝自問取他。」同事歸寮曰：「和尚道汝會也，教我自問汝。」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曰：「適來哭，如今為甚卻笑？」丈云：「適來哭，如今笑。」同事网然。

拈云：「馬祖當道設塹，百丈就路還家且置，同學相看哭笑而答又作麼生？為憐松竹引清風，幾度買來還自賣。」

三聖慧然禪師到德山，纔展坐具，山云：「莫展炊巾，者裏無殘羹餿飯。」然云：「縱有亦無著處。」山便打，然接住棒，推向禪床上。山大笑，然哭：「蒼天！」便下參堂。

拈云：「我作德山，至三聖道：『亦無著處。』便休，兩不傷鋒犯手，賓主歷然，洎乎正令一行，不覺弄巧成拙。然雖當仁不讓，禮度全虧，二老若無笑哭相酬，管取兩沒殺合。」

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雲門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餵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拈云：「世尊平地上起孤堆且置，雲門恁麼道還自救得麼？一棒打殺，干戈不少，要見太平，驢年未在。」

世尊於涅槃會上，以手摩胸，告眾曰：「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無令後悔。若謂吾滅度，非吾弟子；若謂吾不滅度，亦非吾弟子。」時百萬億眾悉得契悟。

拈云：「告眾善觀，也是憐兒不覺醜。悉皆領悟，無非片雪點紅爐。還識金色身麼？只者是。」

南陽忠國師因丹霞來訪，值睡次，乃問侍者耽源云：「國師在否？」者云：「在即在，秖是不見客。」霞云：「太深遠

生。」者云：「莫道上座，佛眼也覷他不見。」霞云：「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」國師睡起，侍者舉似國師，國師打二十棒趁出。丹霞聞云：「不謬為南陽國師。」

拈云：「人多謂耽源不唧溜，不合恁麼抵對，累及國師手忙腳亂。一上恁麼見解，則湘之南、潭之北何以光前裕後哉？殊不知：忠國師乃伯牙琴、丹霞乃伯牙弦、耽源乃伯牙手，琴弦之上縱有南薰雅操，若無妙指，其音終不能發。咄！誰是伯牙？不見客底是？深遠生底是？覷不見底是？」

雪峰在德山作飯頭。一日飯遲，德山擎缽下法堂，峰曬飯巾次，見德山，乃云：「鐘未響，鼓未鳴，拓缽向甚麼處去？」德山便歸方丈。峰舉似頭，頭云：「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。」山聞，令侍者喚頭去問：「汝不肯老僧那？」頭密啟其意，山乃休。明日陞堂，果與尋常不同。頭至僧堂前，撫掌大笑，云：「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，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。雖然，也秖得三年活。」

拈云：「德山、雪峰向虛空裏書字，字雖不成，文彩已彰。巖頭於化日下鏤冰，既爾刻畫分明，未免傍觀者哂。哂即不無，畢竟甚處是德山會得底末後句？舉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？」

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，經二十年，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云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主云：「枯木倚寒岩，三冬無煖氣。」女子舉似婆，婆曰：「我二十年秖供養得箇俗漢。」遂遣出，燒卻庵。

拈云：「作麼生免得他燒逐？我道者僧設使有鶖子智、文殊辯、德山、臨濟機用，一十八變神通，敢保亦不能免婆子燒逐在。還會麼？他要此話大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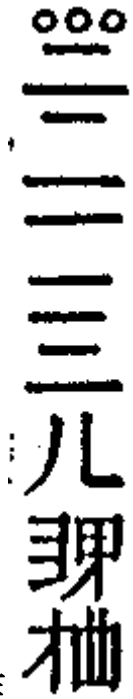
又拈云：「婆子燒庵且縱，還會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煖氣意旨麼？碧玉磨成西子骨，黃金鑄就伍員心。」

陸亙大夫問南泉：「弟子家中有一片石，亦曾坐、亦曾臥，如今欲鐫作佛，得麼？」泉云：「得，得。」大夫云：「莫不得麼？」泉云：「不得，不得。」

拈云：「折檀片片香，擊珊寸寸寶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不錯底路？」州云：「明心見性是不錯底路。」密菴云：「趙州眼觀東南，意在西北，大似狐狸戀窟，有甚快活處？忽有問徑山：『如何是不錯底路？』只向他道：『家家門裏透長安。』」

拈云：「二大老答話如印印泥，刻劃甚是分明，未免引人向鬼窟裏作活計、門外打之遶。若是直截為人，端的未夢見在。設有人問華嚴：『如何是不錯底路？』只向他道：『看腳下。』」



慈明冬日榜僧堂門作 ，其下註云：「若有識得，不離四威儀。」有首座見之，謂曰：「和尚今夜放參。」慈明聞而笑之。

拈云：「是麻三斤耶？是乾矢橛耶？是百鍊金耶？是紅爐雪耶？人謂是唐言，我謂是梵書。唵嚂。」

趙州一日到僧堂後，見一僧，乃問：「大德總向甚處去？」僧云：「普請去。」州遂於袖中取刀度與，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繁，請上座為我折倒卻。」便引頸向前，其僧便走。

拈云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

又拈云：「人多謂者僧不隨普請，趙州特為煎逼一上，也是按牛喫草。雖然如是，千鈞之弩豈為鼷鼠而發機耶？趙州恁麼也大險，若是孟八郎漢，定亂做去在。」

鵝湖上堂，云：「未了底人，浮逼逼底。設使了得底人知有去處，亦浮逼逼底。」雲門問首座：「堂頭和尚恁麼道，意旨如何？」座云：「浮逼逼底。」門云：「髮白齒黃，作與麼見解？道得道；道不得，莫亂道。」座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門云：「項上著枷，腳下著杻。」座云：「與麼則無佛法也。」門云：「此是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」

拈云：「雲門恁麼噴吐珠玉、傾瀝肝膽即不無，大似壓良 為賤。端的鵝湖意旨，首座依模畫樣也不差。何也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雪竇顯問羅漢林：「法爾不爾，如何指南？」林云：「只為法爾不爾。」顯云：「大眾記取某甲話頭。」拂衣歸眾。林下堂，卻令侍者請顯至方丈。「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？」顯云：

「和尚當代宗匠，某甲焉敢不肯？」林云：「你為甚拂衣歸眾？」顯云：「和尚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？」林云：「你說看。」顯拍一拍下去。
拈云：「前箭猶輕後箭深。」
又拈云：「好羅漢！當斷不斷，反招其亂。華岩不然，待他拂衣歸眾，秖向他道：『一恁舉似諸方。』至方丈，待他道：『某甲焉敢不肯？』便與震威一喝，不惟截斷許多葛藤，亦乃免見話墮。」
五祖演云：「牛過欞窗，頭角四蹄俱過了，只是尾巴過不得。」
拈云：「要成九仞之山，莫少一簣之土。」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門云：「乾屎橛。」
拈云：「大尊貴生。」
寶蓋和尚至漸源中興禪師處。源見來，便捲起簾子，在方丈內坐。蓋一見，乃下卻簾子，便歸客位坐。源令侍者傳語：「長老遠來不易，猶隔津在。」蓋便掌。者云：「不用打，某甲有堂頭和尚在。」蓋云：「為有堂頭老漢，所以打你。」者回舉似源，源云：「猶隔津在。」
拈云：「賓則始終賓，主則始終主。」
三聖問雪峰：「透網金鱗以何為食？」峰云：「待汝出網來向你道。」聖云：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繁。」
拈云：「三聖大似著忙，雪峰亦似將錯就錯。雖然如是，要且賓主歷然。」
雲門垂語云：「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作麼生是諸人光明？」自代云：「三門廚庫。」又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拈云：「枕子者邊那邊，隨語千山萬山，德嶠朝打暮打，龐老人間物閒。」
鹽官云：「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槌，什麼人打得？」眾無對。南泉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向道：『王老師不打者破鼓。』」法眼云：「但道不打，自然是破鼓。」密菴云：「鹽官提水放火，南泉撥亂飛灰，法眼埋兵掉鬥。諸尊宿雖然各出一隻手，並無一人性燥下得一槌，只是隨例扛鼓。祥符直戴與諸人道：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槌。漆桶！參堂去。」
拈云：「須彌山縱廣正等八萬四千由旬，入海八萬四千由旬，出海八萬四千由旬，父母所生四大色手，長不過三尺。若除斯以外別有，卻成兩人；即斯色手便是，試舉槌看。莫只管隨例說大話，道脫空語。還見鹽官麼？此是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」

又拈舉至扛鼓處，云：「傑祖恁麼道，也是普州人送賊上來，者一夥老漢總沒大人相，不得自由。況且鼓是現成，槌非新設，要打便打、要歇便歇。忽有箇漢出來問華嚴：『什麼人打得？』只向他道：『響。』便休。」

又拈云：「鹽官鞔鼓，南泉、法眼扛鼓，祥符打鼓。華嚴鄴？」以兩手自掩耳，云：「不聽，不聽。」

雙桂和尚上堂，云：「古佛與露柱相交，逢人且說三分話；金剛與泥人揩臂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正恁麼時，是何境界？」眾無對。桂靠柱杖，云：「默默自知田地穩，騰騰誰謂肚皮憨？」

拈云：「老老大大，偷心不少。古佛與露柱相交，道甚麼金剛與泥人揩臂血滴滴底？正恁麼時，是何境界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徹骨為人人不知，勞他來去八千返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不錯底路？」州云：「明心見性是不錯底路。」

拈云：「者僧蘊一肚皮禪道佛法，將謂別有玄妙路頭。趙老也不與他指路、也不說禪，但只平貼貼底向他道：『明心見性是不錯底路。』且道：恰者僧意？不恰者僧意？」

又拈云：「者僧豈不知明心見性不錯而發此問？趙州豈不知來意而答斯語？要知者僧是賊，趙州是箇老賊，識得他破，令他胸次中如許葛藤當下冰銷瓦解。」

僧問雙桂：「靈樹封盒子意如何？」桂云：「且道：裏許是甚麼？」進云：「不封盒子意如何？」桂云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

拈云：「問太淺，答太深。冷似火，熱似水。淺深冷熱且止，畢竟裏許是甚麼？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

李附馬問慈明：「聞西河有金毛師子，是否？」明云：「附馬甚處得者消息來？」李便喝，明云：「野干鳴。」李又喝，明云：「師子吼。」

拈云：「好隊金師子，吒沙地，善哮吼，不解咬人。」

密雲和尚云：「禪不須參，道不須悟，直下承當，超佛越祖。」雙桂和尚云：「打底不是座，參底不是禪，快活日子不過，逐日思想成顛。」

拈云：「師翁與先師恁麼赤心片片，與人卸卻汁脂帽子、脫卻鶻臭布衫即不無，要且亦是醍醐、亦是毒藥。」

僧問林野奇：「繼紹門風端的旨，請師露出大家看。」林云：「一棒打殺。」進云：「也知和尚令不虛行。」林云：「你見箇甚麼道理恁麼道？」僧便喝，林便打。

拈云：「林野法叔門風高固高矣，殊不知被者僧覷破，只得七零八落，洎乎收拾將來，也是賊過張弓。」

石臼和尚參馬祖，祖云：「甚麼處來？」石云：「烏臼來。」祖云：「烏臼近日有何言句？」石云：「幾人到此茫然？」祖云：「茫然且止，悄然一句作麼生？」石近前三步。祖云：「我有七棒寄打烏臼，你還甘否？」云：「和尚先喫，某甲後甘。」

拈云：「石臼茫然，馬祖悄然，步步踏著、棒棒打著即不無，馬祖也是勾賊破家。」

普化喫生菜次，臨濟云：「者漢大似一頭驢。」化便作驢鳴。濟云：「直歲與他細抹草料著。」化云：「少室人不識，金陵又再來。臨濟一隻眼，到處為人開。」趙州云：「何不與本分草料？」

拈云：「臨濟與麼道，是本分？不是本分？若不本分，普化不合與麼道；若本分，趙州不合與麼道。」

黃檗因六人新到，五人作禮，中一人提起坐具打圓相。檗云：「我聞有一獵犬甚惡。」僧云：「尋羚羊聲來。」檗云：「羚羊無聲到汝尋。」僧云：「尋羚羊跡來。」檗云：「羚羊無跡到汝尋。」僧云：「尋羚羊蹤來。」檗云：「羚羊無蹤到汝尋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死羚羊也。」檗休去。至明日，陞座，云：「昨日尋羚羊僧出來。」僧便出。檗云：「昨日公案未了，老僧休去，汝作麼生會？」僧無語。檗云：「將謂汝是本色衲子，原來是義學沙門。」以拄杖打出。

拈云：「人多謂黃檗有陷虎之機，與麼休去，是八字打開，與者僧相見。者僧不解承當，所以蹉過。逮乎陞座重勘，果爾不知端倪。黃檗婆心，再與本分草料。恁麼解會，有甚快活處？殊不知：黃檗被者僧一拶，上天無路、入地無門，只得角挂高枝，至於正令全提，正是壓良 為賤。」

昔有一老宿住菴，於門上書心字、於窗上書心字、於壁上書心字。法眼云：「門上但書門字，窗上但書窗字，壁上但書壁字。」玄覺云：「門上不要書門字，窗上不要書窗字，壁上不要書壁字。何故？字義炳然。」

拈云：「法眼頭上安頭，玄覺斬頭覓活，因事長智甚麼難？二老要且未知老宿於門窗壁上書心字，畢竟是何意？築萬里墻連海岱，牢牢鞏固舊山河。」

慈明室中晏坐，橫刀水盆上，傍置草鞋，使來參扣者下語，無有契其機者。

拈云：「慈明大似館驛中撮馬冀漢，那裏得來恁許多冀箕條帚？」

楊岐在石霜總院事甚久，一日，慈明出，雨忽作，岐偵之小徑，既見，搦住，云：「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，不說打你去。」明云：「監寺知是般事便休。」語未卒，岐大悟，即拜於泥途。問云：「狹路相逢時如何？」明云：「你且躲避，我要去那裏去。」岐歸。次日具威儀上方丈禮謝，明呵云：「未在。」

拈云：「人多道慈明以事事無礙行心，楊岐尚疑而未決，況其餘者耶？岐既見想乘隙揬倒，反被識破，只得蚤豎降旗耳。與麼會有甚長處？應知楊岐有轉亂為治、經綸煉石補天手段。慈明道：『知是般事便休。』『你且躲避，我要去那裏去。』雖偷心全無，確實供狀了也。岐大悟，拜於泥途，又上方丈作禮，乃一手抬、一手搦。」

僧問大隨淡和尚：「如何是祖師意？」隨云：「白鹿鑊頭七半斤。」

拈云：「廬陵米價、鎮州蘿蔔頭，不似此語好。」

溈山因僧問：「如何是百丈真？」山下禪床叉手而立，云：「如何是和尚真？」山便坐。

拈云：「百丈、大溈真固真矣，只是無一滴墨木。」

頌古

慈明室中晏坐，橫刀水盤上(仝拈二)。

頌云：

「儘堪歌又不堪歌，莖草金身沒奈何。博地凡夫誠薄福，徒勞四面與張羅。」(又云)「洗腳著草鞋，持刀縱橫舞。刺腦入膠盆，作箇主中主。雲龍風虎聖，作物睹石霜。老漢是涅槃堂之伍。」復云：「住！住！」

臨濟上堂，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

頌云：

「一箇坐、一箇臥，別傳從此立工課。一株樹蔭幾何人？各得心雄膽子大。」

慈明冬日榜僧堂(仝拈二)。

頌云：

「非師十智非三訣，非劍水盤非草鞋。繡出鴛鴦誠可愛，金鍼不識自何來？」(又云)「不登寶殿不居陬，耳目無因用覷旒。父察子心堪任劣，棄珍著垢到圊頭。」

楊岐偵慈明於小徑(仝拈)。

頌云：

「飛衛以射名，箭窮折棘抵。鸞膠續斷絃，好音出妙指。一則懼，一則喜。監寺兒孫雖遍天涯，要且非父不生其子。」

大隨钁頭(仝前)。

頌云：

「钁頭確實三斤半，日日拈提報佛恩。一問西來迅口道，不欺之力有來源。」

溈山因僧問百丈真(同拈三)。

頌云：

「金毛師子，踞地嚬呻。奮迅三昧，直指向人。剎那之際，現三世身。而今鼓氣效顰者，九轉終歸是假銀。」(又云)「莫認穿紅，莫認穿綠。高著眼看，如東昇旭。」(又云)「休從色相看威儀，畫骨神仙不畫皮。畫得仙姬似那箇？狀元之母狀元妻。」

紫玉山道通禪師。因于頓間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剎鬼國？」通云：「客作漢！問與麼事作什麼？」于失色，通云：「即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剎鬼國。」于便作禮。

頌云：

「毒龍氣惡，陷虎機深。轍魚得水，逸鳥出林。殺人刀，活人劍，趙璧還秦原沒玷。」

洞山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衲僧孔竅？」山云：「十八女兒不繫裙。」

頌云：

「十八女兒不繫裙，紙船載寶渡河汾。渾家拍掌呵呵笑，僥倖歸來喜十分。」(又云)「升天底事都揚卻，珍垢全拋首不簪。乾盡髑髏白似雪，焦枯骨節黃如金。」

趙州僧堂後逢僧(仝拈)。

頌云：

「我王庫內原無是，信手拈來用大癡。設使箭窮鋒不拄，道傍折棘以當遲。」

潭州神山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，忽見白兔走過，神云：「俊哉！」洞云：「作麼生？」神云：「大似白衣拜相。」洞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作者箇說話。」神云：「你又作麼生？」洞云：「積代簪纓，暫時落魄。」

頌云：

「偶來那畔落今時，平地升天不用梯。摭得炭頭書皂壁，權行鳥道駕烏雞。」(又云)「足下無私果俊哉，不繇階級蹈高臺。苔封殿上曾遊晏，只緣向背一時乖。」

疏山手握木蛇，僧問：「和尚手中是甚麼？」山提起，云：「曹家女。」

頌云：

「拄杖也弄，拂子也弄。我不恁麼，顯異惑眾。」

我在葉縣，備曾試之。

頌云：

「滔滔錦水出雲安，作浪興波勢且寬。自古夔門灩澦石，不辭白帝日觀瀾。」

靈雲見桃花而悟云：「二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，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而今更不疑。」玄沙云：「諦當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」

頌云：

「剝盡芭蕉剝莫休，欲窮千里上層樓。靈雲不瞎一雙眼，爭見玄沙血趾頭？」(又云)「廉頗多功勢不雙，相如海量志猶長。趙王無事登金殿，燮理調和有二郎。」

黃龍三關。

頌云：

「我手何似佛手？豎起拂子代口，善說過現未法，沒箇人兒相偶。我腳何似驢腳？曾涉江淮河洛，多年負累辛勤，而今與他襪著。我也有箇生緣，虛耽四十九年，慚愧叢林不整，未得一覺好眠。」(又)「我手何似佛手？忽爾推門入臼，隨君開闔自由，不勞指目分剖。我腳何似驢腳？曾上層巒重閣，揚眉四顧無涯，入眼山河寥廓。我也有箇生緣，院西一塊小田，半邊那栽糯穀，半邊那種赤運。」

龍門一僧被蛇咬，或問云：「既是龍門僧，因甚被蛇咬？」僧無對。東山一僧代云：「果然現出大人相。」圓悟聞之：「東山有此僧耶？」

頌云：

「軔纔發，車便過。善行果無轍跡，玅唱非千舌和。出草兮似電疾，入水兮不動波。葛陂拄杖子，陶家挂壁梭，風雷相送上天河。」

藥山令供養主抄化甘贄，行者問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藥山來。」甘云：「作麼？」云：「教化。」甘云：「將得藥來麼？」云：「行者有甚麼病？」甘乃捨銀兩錠，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。主歸納，疏山問云：「子歸何速？」主舉前話。師云：「速送還他，子著賊了也。」主遂送還。甘云：「原來山中有人。」益金以施。

頌云：

「晝午星現，子夜日中。白紙書信，不通而通。著賊了也鏡照鏡，山裏有人空合空。二老函蓋相稱處，者僧無功卻有功。」

一歸何處？

頌云：

「自近達遠，由淺至深，如剝芭蕉，一層又層。」(又)「一步趕步，直到家裏。敲開其門，拋卻瓦子。」

慈明榜文。

頌云：

「嚼之無味，摸之無痕，絕人意路，刺人眼睛。」(又)「坐斷千差路始通，陸行車馬水行艟。兒孫從此滿天下，盡是金剛栗棘蓬。」(又)「是猞犴歟？是桎梏也？兔角杙牛，龜毛絡馬，著之不上，卸之不下。誰知監禁之外，有箇仁者，類臨濟推人活埋，似玅喜得肥漢剮。」(又)「百尺女墻百尺高，層層馬槊層層刀，至尊左右排文武，六國之王引領朝。」

婆子燒庵。

頌云：

「離位之機孰箇知？毒龍拔在富那西。劈開海水止觀妙，不見尾巴更是奇。」

慈明室中橫刀水盆上，傍置草鞋，見有來者請下語，擬議，即打趁出。

頌云：

「道冠儒履釋袈裟，見得分明眼亦花。除怪先須去白澤，破家散宅是生涯。」(又)「造道立限千日，自強唯引一錐。竿頭如是進步，方可隨意施為。」

德山拓缽。

頌云：

「向上程途那有限？古人略喻剝芭蕉。而今多少英靈士，徒把虛空著火燒。」(又)「割牛刀，千鈞弩，善用不須行跋扈。聰使聾，明使瞽，點金如何成赤土？陣陣風濤兮隨以雨，荷衲千眼兮雲為補，石霜多山行兮楊岐撾鼓，乾闥婆王奏樂兮迦葉起舞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。」(又)「大家要話廣流通，龜毛繩縛樹頭風，所以虛空釘橛輩，言煙燒得舌頭紅。」(因西林書記頌靈雲桃花、岩頭、甘贄過夏三頌，而作以進之也。)

十八女兒不繫裙。

(頌云)：

「藥若厭苦，毒安能吐？病在膏肓，何時而愈？卸百斤枷兮鉅靈斧，疏鑿三巴兮賴神禹。」

師嚴然後所學道尊，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，誠源遠而流長也。

頌云：

「汾州罵徹慈明日，葉縣打追圓鑒時。不用恆憂吳越令，二株嫩桂與天齊。」

因思法眼參地藏、明教見神鼎時，便不見有煩惱也。

頌云：

「莫待病生纔服藥，病瘥不假驢馱藥。正病不可錯服藥，去來今病總不惡。」

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。

頌云：

「百丈捲卻拜蓆，首山拂袖便行，逢人不得錯舉，此箇沙門眼睛。」(又)「燈籠喚醒露柱，蹶起獨坐獨行。除卻三光五岳，那個是我知音？」(又)「髑髏乾若未盡，頂門痛與一鍼，十方世界銷殞，拈草可作金身。」

麻三斤。

頌云：

「洞山答話麻三斤，非法身兮非意生。除卻當人眼中屑，紫磨金色放光明。」

世尊初生。

頌云：

「如筍露包性已豪，弗須六日便狎霄。雲門恨早不扳折，兜率言遲謾貶褒。與賊過梯非分外，逢場作戲又何勞？藥山既現大人相，布衲也須一勺澆。」

乾屎橛。

頌云：

「雲門乾矢橛，相好不可說。三十二八十，何曾有一缺？」(又因孤岩維那頌，特拈頌以進益之。拈云：)「一口吸盡西江水。」

馬祖機大，一拳拳倒黃鶴樓。白雲用大。二老大固大矣，不及雲門膽大。

頌云：

「百物供養無福，打煞餵狗無罪。開口不畏泥犁，為證平等三昧。」(又)「藥醫有病人人易，無病求醫醫者難。語忌十成如領會，衲僧孔竅女兒邊。」(又)「不是墮坑落塹，亦非入水入泥。尊貴到此已極，好仁無以尚之。」

岩頭在甘贊家過夏。補衣次，贊行過，頭以鍼作箚勢，贊整衣欲謝，妻問云：「作甚麼？」贊云：「說不得。」妻云：「也要大家知。」贊舉前話，妻云：「此去三十年後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。」女子聞，云：「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蠢上座箚將去也？」拈云：「前車既覆，後車當戒。」

頌云：

「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。趁道蘊鐵牛，咬玄沙汝虎。三聖兮推出一丁，寶壽兮瞎卻一城。觀光兮媲美當代，破家兮太煞無情。可憐無限河邊骨，盡是深閨夢裏人。」

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卷四終

華巖聖可禪師語錄卷五

門人光佛等編

雜錄

庚戌三月十六，雙桂忌辰。師詣幀前拈香云

「吾師面目分明甚，不獨彰乎紙墨間，描不成兮畫不就，華巖瀑布響潺潺。恁麼說話，三十年後大有人不肯。且道：不肯箇甚麼？藏盡楚天月，猶存漢地星。」

辛亥雙桂忌，拈香

「一片肉，一壺酒。項上戴枷，腳下著杻。喚轉世人心，出盡自家醜。顛覆大智典型，抹煞馬駒江口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白牯狸奴卻知有。」

雪彌勒讚

六花面目，二大肚皮，心肝腑臟，俱亦如之。咦！也要光天化日之下，親見當來補處無疑。

觀音讚(三)

白雲幾片，紫竹數竿，提籃回顧，應現多般。獨立兮在石，蓮花兮可觀。金沙灘骨，蛤蜊中肉。如斯舍形以利眾生兮，豈僅七難二求，多壽多福？

(又)黑髮童顏十五月，白衣玉體三冬雪。濟人水火急如風，楊柳枝頭甘露滅。

(又)見色及聞聲，蠻習度垣牖，千里咫尺間，而亦無留滯。眾生不是無，乘此而不覺，故名曰生死。諸佛不是有，覺斯而不住，故號曰涅槃。唯我洛伽士，有大方便力，亦不住涅槃，亦不離生死，故示蚌蛤身、畫師馬郎婦，指出本有形，見不思議事。我于千萬中，聊舉其一二，如太倉一粟、如馬體一毛。而我聚千雷，以為一音聲，縱闡遊夏詞，曠發鶖子智。如瀉恆河水，流盡言無盡，不能贊其一，而況千萬化？一化千手眼，海水須彌筆，偈贊無時已。偶聞窗外音，付松風水石。

寄不惑禪人

多年有賴共相依，自恨昏蒙委實非。篤厚高流趨壑去，癡頑弱質保危畿。雙樹有條枝葉嫩，孤峰無侶跫音稀。幾向白雲開口道，為傳心事靜慈歸。

牧牛歌

馴性輕蹄，拽耙牽犁，總憑他帶水拖泥。朝放溪東，暮牧溪西，但只知水、只知草，餘無知。松根枕頭，雲被輕柔，果勝他錦帳狐裘。癡憨自飽，鹿豕為儔，故不消繩、不消橛，夜不收。

送雪林禪人訪友卜菴

廿載江南住，纖毫習氣無。知君返故里，問友把茆誅。闊晤今云再，離情悵且吁。樹凋葉落候，一顧莫辭迂。

答衣水道人韻

謾言已過趙州關，趙老生涯萬萬千。應曉石橋非略彴，當思箇齒答高年。知牛於角有墻在，見火從煙猶隔山。直把山墻推倒也，朗然如日處青天。

與雪林朗維那

掀倒禪床日，打頭一棒時，不言有授受，永作天人師。

與還初佛悅眾

言下知端的，宗通說亦通。不懷人我見，定絕五家宗。

與三淵惺監院住報恩

屢為致詰，只解豎拳。汝既自肯，吾亦無言。

送不惑興返木樨菴

木樨中毒堯都發，面上而今猶五痕。含憾十年心未已，冤冤只報有讎人。

與介休命參頭

無法可傳傳甚法，傳無傳法有根由。投機因不密三寸，白棒趕渠出信州。

齋回讀石鶴先生近詩

舫閣長安下，竹居近海棠。赭階鳳尾綠，花架龍鬚長。詩雅惟新韻，書金白滿房。飽齋兼飽德，快入無何鄉。

為省已師入塔

師驀拈拄杖，云：「盡十方虛空法界是一座無縫罅底寶塔，情與無情、十二類眾生俱在裏許，何須與省？已上人更覓箇石洞子作麼？」遂以拄杖敲靈骨兩下，向塔門指云：「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。」便入。

達磨讚

道大人難悟，梁天子亦差。微言識帝面，赤腳走天涯。衲掃千層浪，身浮五葉花。分燈百萬億，無處不成家。噫！也是眼裏撒沙。

觀音讚

波湧蓮花種種形，左右鸚鵡甘露餅，童子摹拜蓮舟上，童女端身捧寶停。花中大士名觀音，愚智稱呼銷毒陰，或禮或持或身佩，咸臻福慧空三昧。泡沫之軀命若菜，從聞思修護身鎧，入三摩地來人間，剎剎塵塵皆自在。

因事示眾

凡人做工夫，或經行、或打坐，正念未曾現前、無明習氣現前者，生死話頭不切，對治不住，當奮捨無明習氣，急自省改，勿縱恚怒，護持正念，入三摩地，習氣自消，無明自滅。無明習氣既消滅，則當體是佛，更無別佛。如是思惟，時時消息，是大智慧人，

六度已具。捨無明習氣，得檀；急自省改，得進；勿縱恚怒，得忍；護持正念，得戒；入三摩地，得定；時時消息，得慧。信而力行，名曰善丈夫。

為寂惺，號不多

惺得自家底事了，縱橫八面任高歌。尋常拈出一莖草，丈六金身不欠多。

為寂誠，號拳山

誠心幹辦生死事，十二時中莫放過。直把拳頭捏教緊，一捶粉碎者山河。

送雪如明知事

一蹋一蹋又一蹋，直破重圍千百匝。矍鑠是翁壯志圓，傑出叢林箇老衲。

與惟識典上座

一箇拳頭生鐵鑄，不從人得誰相付？如斯方便與君通，震旦古今無別路。

挽敏樹法兄和尚

吾兄厭世欲何之？令弟悲傷法漸弛。眼見桂林凋弗茂，寥寥此道賴誰持？

留枯木上座

拄杖芒鞋老可休，何勞特地駕輕舟？諸方風味咸如此，不若還居最上頭。

與不群應上座

拈起、放下蒲團，豎拂、掛拂一樣。老僧無喝與君，痛與三十拄杖。

送法旨禪人三四六言還玉泉

不說禪，非同啞。一機纔發，走殺天下。舍得自己嬴人，兒孫箇箇如馬。

達磨讚

佛國種草，世像不群，髮紋且鷲，眼竇而深。行如風之疾，渡似葉之輕。不為鈍根常面壁，九年那得上乘人？

為德鎧禪人入塔

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世尊說得行不得，德鎧業已涅槃了也，行得說不得。」師遂舉起靈骨，云：「華岩則不然，要行說俱到，我寧不說疾入。」便以靈骨入塔。

雙桂忌

師詣幀前，拈香，云：「不解巴陵三轉語，不會楊岐女人拜。」遂插香，云：「單單只有片檀香，觸碎鼻頭師莫怪。」

為治平慧覺和尚起龕

「眼前實相，腦後神光，而今而後，遍界莫藏。」便封。起龕。以拄杖敲龕，云：「三十餘年，廣化眾生。恬然無恙，一笑孤征。有眼當見，有耳當聞。大家到通遠門外，看取火裏之金。」引杖便行。舉火。舉起火炬，作此，云：「黃蘗被人活埋，普化自將直裰，惟我治平法兄，了無如是絡索。」乃擲下火炬，云：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過。」

題齋榜

顆顆明珠，一粒一須彌，價酬不盡；勞勞做辦，一食一應量，咬著也無。施受財三輪體空，免不信心底披毛帶角；油鹽菜六味具足，使大修行人證聖成賢。是文殊、是普賢，休於灶上弄鬼眼睛，只管和盤托出。若道玄、若無盡，莫把家中私財浪費，何妨徹底將來？

觀音大士讚

「普陀大士，如眾生奴，示馬郎婦，現蛤蜊軀。見宜心念，意莫之乎，纔稱名號，脫一切拘。」又：「正法明佛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應化閻浮。銷除七難，俞允二求，當度即度，四八咸周。」

為佛語大師起龕

師以拂子引龕，云：「面壁是我、渡江是我，嘉陽開花，渝城結果。臨行一句甚分明，渾如大象脫羈鎖。」引拂便行。舉火。「生時水浴、死時火浴，生水死火，如風過樹。」攛下火炬，云：「鏗鏘舍利彌山布。」

為海崑師起龕

師以拄杖敲髑髏一下，云：「頂門有眼，通天有路，彌勒院中是汝歇處。咄！切莫停機佇顧。」便行。舉火。以火炬打圓相了，復挑向一邊，云：「者裏死，者裏生，如貧得寶，枯蘗逢春。且道：海崑上人還端的到者裏也無？求珠不離泥，試玉須經火。」隨聲攛下火炬。

為冰鏡師起龕

師以杖指龕，云：「高峰祖涅槃不出關，冰鏡師涅槃不出七。且道：與古人還有契分也無？去問取丙丁童子。」舉火。「火中有寶君須薦，不屬無知不屬知。木馬升騰三界外，鐵牛哮吼一聲時。」便下火。

為海崑、冰鏡入塔

師兩手抱二師靈骨，云：「法華會上時，爾我見不錯，寶塔湧其前，一箇分半座。正當與麼時，誰右而誰左？」便齊入，云：「澗水青如玉，山花紅似火。」

與守一義侍者

不叱瞎驢，不罰饡飯。三十烏藤，直打出院。

募燈油引

百碎了也，細抹將來，輥作一團，重重烹煉，逼得通身汗下，自然水到成渠，微微引動花心，灼灼光吞四壁，透入什迦老子肺腑，剔起十八高賢眉毛。不具斯眼，以何供養？

募米緣引

貴也少他不得、賤也少他不得，聖也少他不得、凡也少他不得，乃至農夫灶婦、牧子樵人，但有血氣者，莫不尊之。何也？為他從地湧出，最初葉茂根深，葆孕心真，總不焦牙敗種，熏修由侯。成熟依時，舉吹毛斬斷稠林，運輻輪輾碎愛網。廬陵高價作麼生？黃梅精篩於夜半。千槌百煉，非鐵石肝腸，詎可承當？爐炭濩湯，具筋骨身心，始堪出沒。有口而食，未嘗飽也；無齒之人，下下咬著。生前死後，兩頭說破，何妨正中一言，豈云含糊不舉？咄！皮膚脫落盡，惟有一真實。

師贈廬陵雪君硯并偈(有序，即川東巡憲也)

縉山四面逼來，拶碎袈裟；峽路一條相逢，打開秘藏。觸著磕著，原非等閒。共濟同舟，豈是細事？君肯承當直下，我敢信手拈來。曾經御案頒行，何必生師指點？君若不欲，在此原無；我不將來，於君已有。

御賜元章的石頭，流傳到我似虛舟。浴雲溪畔拈將出，點化魚龍天際遊。

為智珠禪人起龕

師以拄杖打頭，云：「好不空過，病不服藥，如是箇漢，卒難摸索，臨行更是用精神，蹋破草鞋打赤腳。」舉火。以火炬打圓相，云：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盡在者裏，所以古德云：『三世諸佛向火炎裏轉大法輪，火炎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』且道：智珠禪人還聞麼？」攛下火炬，云：「煙霞布上林，舍利填山谷。」入塔。師舉靈骨，云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許多灰燼向何處安著？不勞方朔發端由，多寶如來分半座。」便入。

與松竹定

一踏三年靠倒，起來舌似剛鎗。憑君殺佛殺祖，洗雪四眾心腸。

挽清溪法兄

雙桂昌昌浪有名，同門兄弟半遷更。而今苦我無心力，土面灰頭強縱橫。

寄格外上人

一面了然情已熟，寄言求偈我無辭。倘非格外相知者，誰把空拳豎向伊？

送印光大士之峨眉

柳眼桑眉盡放開，折來相餞當茶杯。草鞋得到最高處，攜取峨眉山月回。

與嬾也盆

二郎關子穩如鐵，拈起簽筒動得麼？幸爾轉身放得下，同予厥志老山阿。

與指南湘

棒棒棒打頭，不道道到底。會得無言言，可承上宗旨。

為石密、不智二師入塔

師云：「無縫塔，影團圞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。既是無縫，石蜜、不智二師向何處入？」遂兩手持靈骨，云：「八德池開多紫氣，雙生及第並頭連。」便入。

與一我耳

重重擊節拂蒿枝，掃盡燈花落地時。痛癢予君深委悉，逢人直教破頭皮。

為白雲千松萬和尚入塔

師持靈骨，云：「遺風展步出長安，異類中行信有焉。天子不臣侯不友，故教常伴白雲眠。」便以靈骨入塔。

為天然比丘入塔

師以手指塔門，云：「過去諸佛也在裏許，未來諸佛也在裏許，現在諸佛也在裏許。且道：即今天然比丘在甚麼處？」遂以靈骨入塔，云：「莫怪贓污，請預其數。」

觀音大士贊

觀世音三字，時人不知道。不曰聽世音，觀世色亦好。即此是話頭，思惟可入妙。念念相應時，通身是耳竅。

與南芝靜侍者

萬丈深潭清徹底，拈來便用不須疑。等閒奮起馬師喝，吸涸曹源水一溪。

與徹我果維那上錦官

問我且燒一喝，言下氣宇昂昂。如是寒灰發焰，庶幾嫩桂可昌。

阿彌陀佛贊

吾常東之東，觀此即今處。水鳥與山林，行行七寶樹。吾常自返觀，不隨二見走。直此煩惱心，便是無量壽。恒以德嶠棒，直教破頭皮。八萬四千相，應手無足虧。恒以臨濟喝，直起奮迅獅。八萬四千好，咸與形相隨。五須彌白毫，四大海紺目。五色妙蓮華，五濁中亦出。問爾九品人，直下承當否？心心而相續，念念而不異。即此東與西，總一極樂地。八棒功德水，四喝流不息。雪潤煩惱心，是生安養國。

和盤中山子韻

大大青山秖似拳，深深綠水不盈盤，看山翫水人無數，那個遊人得到巔？

重陽日代楊富祭劉君志

五陰一陽候，昏虛旦柳時。凄凄風露冷，落落桂蘭萎。禴祭聊芹薦，麥舟豈我期？俚詞將挽賻，悲剩茱萸枝。

山中四威儀

山中行，陂有榛，隰有苓，即此便是安養國，何緣更憶西方人？
山中住，雞頭芋，象腿瓠，拾枯滿煮折腳鐺，欲鹹則鹽酸則醋。
山中坐，休懶惰，還知麼？永劫長纏弊垢衣，不知無價寶珠顆。
山中臥，枕子墮，磚頭破，世界在我身心中，猶如芥子一般大。

十二時

雞鳴丑，頂上枷，腳下杻，空無作願解脫門，人之不醉無明酒。
平旦寅，血肉身，喉舌唇，敲磕齒牙成句義，識風鼓扇作音聲。
日出卯，天如澡，地無草，鎮海明珠問一箇，如何傾出一栲栳？
食時辰，智可親，道可鄰，近朱赤而近墨黑，富潤屋也德潤身。
禺中巳，識遠爾，達終始，王都大道坦然平，未到京師莫路止。
日南午，溈山牯，耕豆土，蒔之容易守之難，莫令瞌睡斑鳩侮。
日昳未，沒忌畏，不觸諱，澄清四海六臣間，王不簪纓始尊貴。
晡時申，物自新，機自神。心光觸處水中月，情與無情鏡裏身。
日入酉，子湖狗，好看守。若使一法入空門，打教平地翻筋斗。
黃昏戌，識得一，萬事畢，剔起皮毬黑漆燈，照徹幽岩並暗室。
人定亥，卸兜戴，解鞋帶，拖者死屍上廣床，兩腳長伸觀自在。
夜半子，形如屣，心如矢，勞勞通曉不曾眠，子規啼在楊花裏。

午日和憨之西軒坐

西舍堪遲客，東軒得早暉。群談驚廣座，雛燕怯低飛。雨後泉聲壯，照高蘼影肥。幾人鬥百艸？揀得宜男歸。

佛手柑

善哉調御多方便，無有情中示有情。雙臂聊舒出上苑，全身大半隱香橙。最初指處原尊貴，末後拈底與弟兄。如是無為法相印，不從陶鑄本生成。

新筍

靈根春後發，血脈夏前通。骨節含胎嫩，心腸裂地空。皮膚同乳虎，鱗甲類蒼龍。漸得風雲力，翀霄上九重。

師乍入季而關，時有二鳩巢於關額，緇素來往亦不驚，若燕子然。一包二雛垂成，師與撫摩，三歸而去。次年復至，四包八雛咸與三歸而去。師記以偈曰：

鼠穴神丘魚穴深，蠢動有靈過我靈。報語同靈樊畜羽，何時自在展風翎？

和憨之秋夜吟

葉落歸根萬木殘，清暉無限露詞壇。除前絡緯聲如碎，引出松稍月廣寒。

與晦杲玥維那

月落後望子相見，假瞌睡大似徉狂。一塵尾放伊不過，是時節拈我瓣香。

贈慈雲价南仙上座豎祖堂

為固靈根密密培，三回四轉去還來。斯言久已垂芳冊，五葉一花次第開。

竹杖

知深知淺，知高知底，能施無畏，折伏驕侈，故曰四知，又號二宜。

與玄度潤禪師

求法無如爾切，慳法無如老僧。今朝何故如此？只緣輥芥投鍼。

浴佛

舉：「遵布衲浴佛次，藥山云：『你只浴得者箇，浴不得那個。』衲云：『把將那箇來。』山休去。」師云：「二大老挐雲攫霧，虎

驟龍驤，發明者箇、那箇，可謂明同杲日、燦若驪珠矣。但只是把的把不起、放的放不下，二俱未了。今朝德玉則不然。」遂舀一勺灌太子頂，云：「者箇與他一杓。」又舀一勺灌太子頂，云：「那箇也與他一勺。管教悉達太子眉目悄然，藥山、布衲咸增光彩。」

為明玄上座舉火

「生不知何來，四大原非有；死不知何去，五蘊本來空。審如此明玄清淨法身，與安養阿彌陀佛無二、無別，又用此三昧真火作麼？」便攛下火炬，云：「饒是真金，也須煆過。」

與息知禪師行腳

向上程途無限，恐其不能力行。今既子歸就父，助以三十烏藤。

贊慈雲長老

孤月雉染真子，雙桂傳法嫡孫，次白楊當山第四，灼然有本有根。既能秘重大法，又能建立山門，可謂知恩報恩，自有兒孫腳下行。

贊不惑長老

不惑長老，與吾同姓，又同行腳，直至究竟。曾在河東兮折杖三枝，見法衰頹兮以藥自病，不知者謂之為庸醫，知之者謂之為散聖。人怪行怪，似礙無礙。堪笑老凍膿，猶有鄉情在。

與大器成禪師

萬株松下結茆居，一井曹源飲有餘。受用不因人致得，海棠香國有闍黎。

自贊

握杖當軒，來者便挫。中酒毒深，故爾膽大。細詳其源，元來是金剛圈栗棘蓬。箇莫怪贓污，都盧分付慈雲上座。
麈尾一枝握在手，對誰說法自揚醜？拄杖空閑于背後。面何厚？赤顏似飲破山酒，氣宇怡然自在久。麥冠之外無何有，蝦跳豈能出得斗？還知否？野花崖竹以為友。

半生行腳，待老(山名)方休。修恒順業，一味隨求。人問佛法，以杖便摟，從教人喚姚黃頭。
磐石之上，青松之下，如是而坐，太煞閒雅。手持數珠，念何佛也？曾疑明教永明十萬彌陀觀音，遂與南芝較試，僅能七日力行。出雙桂門，何行不像？說起酒肉，不罵便謗。如斯者樣不孝之徒，爭能受得人天供養？
極麤！一棒打人到底壯，心膽大如金師子。不從酒肉中深來，爭解作得者般蟲豸？
垂象骨手，弄鱉鼻蛇。見聞離悕，就路還家。似枯木上，撒些子花。

與指雲孝維那

老大一箇巴掌，到處只要打人。莫怕招災惹禍，貴在撈漉鯤鯨。

觀音菩薩贊

雞鳴犬吠，鵲噪鴉啼，但有耳者，咸得聞之。入理之門如許闊，誰能返聽自家底？
返聞聞性，永絕離微。猿啼鶴唳，直指人歸。在在處處，為癡頑眾生發天然生機。

普賢菩薩贊

手持貝葉，坐白象王。看何經典，不見文章？應知遍界不曾藏。

與大荒顯

培根固本善知時，樹大花榮果自肥，不但只徒蔭涼也，貴生弗息得成蹊。

山中四威儀

山中行，步步陟雲程。回首看、千崖萬壑平。
山中住，隨緣只麼度。澹黃精，不用鹽和醋。
山中坐，十笏菴一箇。甚柔和，褥是松毛作。
山中臥，小石床一座。耐歲寒，雲棉被以荷。

又三五七言

山中行，問幽禽，潦水今何在？白雲深處尋。通筧引泉來灶角，可塗可饌可調羹。
山中住，無別務，小小做箇園，大大開條路。來無防礙去無疑，菜有鮮薑食有芋。
山中坐，沒人我，白醭堆口唇，飛絲挂耳睡。一佛一經一老僧，清風明月白雲裏。
山中臥，空無作，茆褥寬而肥，石床高且大。夢想顛倒無住心，莫教猿鶴都啼破。

與懷璞美侍者

而今學者我慢，萬川廣有金鱗。畜張海口吞盡，逢人一味卑心。

答果生劉孝廉韻

學士偕來萬佛樓，筊焉雷雨去還留。蘇斯蕉扇正維夏，快我秧鍼適麥秋。清獻聞銷性歷歷，堰溪聲壯意悠悠。東西霽矣相向，四顧青山放兩眸。

答伯鴻鄧相公見過，用憶華岩韻

鳩杖匪緣次第登，一超直入到孤嶒。俛看山谷全無隱，盡剝芭蕉寧有層。已過關前應掉臂，既明日下不挑燈。忘年問道情何似？今日留衣大有能。

答惠吉鄧孝廉韻

攜孩向上入斯岑，此箇因緣實遠深，法護同人人護法，襟開世界界開襟。分明君子若愚貌，嘿識維摩一點心，憾寡黠思酬雅韻，碧紗籠待子孫吟。

為徹空師舉火

師近爐，云：「八德池滿，九品蓮開，請坐其上，不用疑猜。一念相應真淨體，充遍十方無往來。」召傍僧，攛下火炬便燒。

德光明震旦，太白元符來。雙桂承前讖，華巖遍九垓。
華巖聖可禪師語錄卷五終

門人　（徹耳　光顯　光孝　圓美）　仝刻

（秀水夏抱日書，　　禾郡陳馥林梓。
康熙甲子仲冬月吉，板藏嘉興楞嚴寺般若堂，
附藏流通。）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